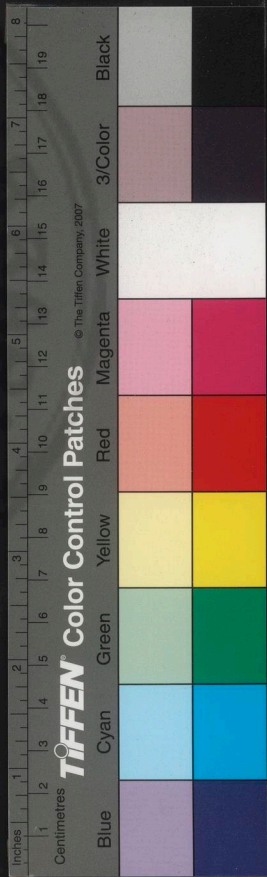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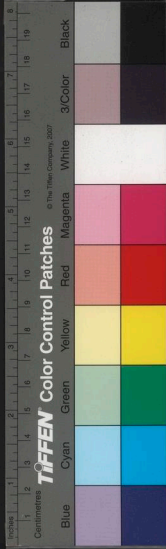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元子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

李氏名耳字伯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孔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焉

不得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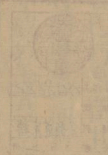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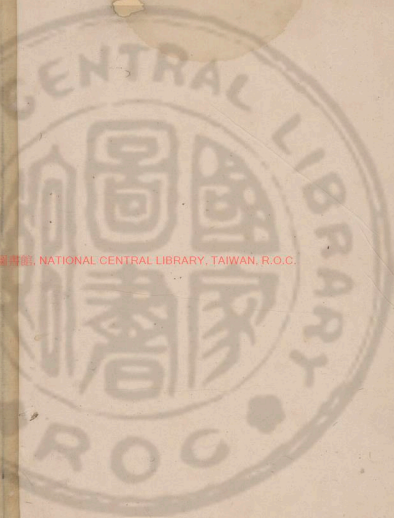
之良言

氣與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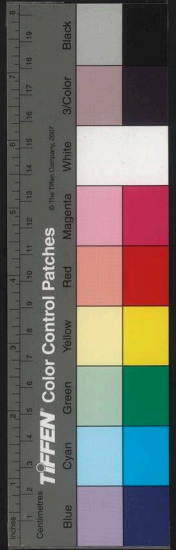
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不可以為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吾聞
德容貌若愚去子
耳君子得其時則駕
言無事也





老子傳

按史記老子者楚苦

音情縣

音賴鄉

曲仁里人也姓

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

亦云柱下

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

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君子得其時則駕

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

蓬累猶登也音威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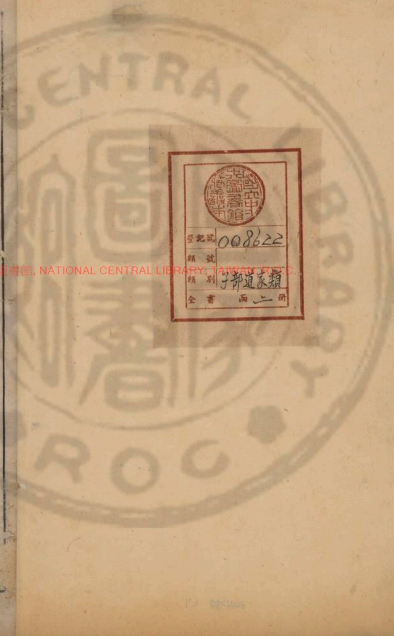
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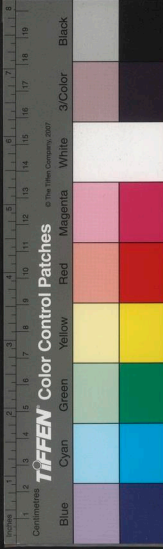
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

以告子者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

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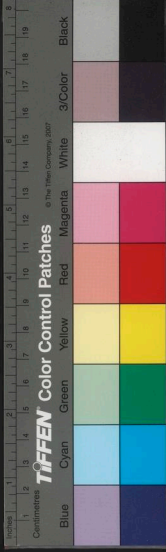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網遊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於龍吾不能
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見老子其猶龍耶老子
修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見周之衰廼
遂去至闕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我著書於
是老子遂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
去莫知所終老子生周定王二年母孕八十年而
生生而皓首故稱老子

發明宗旨

老氏所宗以虛無自然爲妙道此卽楞嚴所謂分
別都無非色非空拘舍離等昧爲冥諦者是已此
正所云八識空昧之體也以其此識最極幽深微
妙難測非佛不足以盡之轉此則爲大圓鏡智矣
菩薩知此以止觀而破之尚有分證至若聲聞不
知則取之爲涅槃西域外道梵志不知則執之爲
冥諦此則以爲虛無自然妙道也故經曰諸修行
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諸天
外道魔王及魔眷屬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
習猶如煮沙欲成佳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云何
二種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衆生用
攀緣心爲自性者二者無始涅槃元清淨體則汝



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此言識精元明卽老子之妙道也故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由其此體至虛至大故非色以能生諸緣故非空不知天地萬物皆從此識變現乃謂之自然由不思議熏不思議變故謂之妙至精不雜故謂之真天地壞而此體不壞人身滅而此性常存故謂之常萬物變化皆出於此故謂之天地之根衆妙之門凡遇書中所稱真常玄妙虛無大道等語皆以此印證之則自有歸趣不然則茫若捕風捉影矣故先示於此臨文不煩重出

發明趣向

愚謂看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吾佛破執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真實實實看得身爲苦本智爲累根自能隳形釋智方知此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人情一一覷透虛懷處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爲而治觀所以教孔子之言可知已莊子一書



乃老子之注疏。故愚所謂老之有莊如孔之有孟。是知二子所言皆真實話。非大言也。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言文字之乎者也。而擬之。故大不相及。要且學疎狂之態者有之。而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希矣。真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發明工夫

老子一書向來解者。例以虛無爲宗。及至求其入道工夫。茫然不知下手處。故予于首篇將觀無觀。有一觀字爲入道之要。使學者易入。然觀照之功最大。三教聖人皆以此示人。孔子則曰知止而後有定。又曰明明德。然知明卽了悟之意。佛言止觀。則有三乘止觀。人天止觀。淺深之不同。若孔子乃人乘止觀也。老子乃天乘止觀也。然雖三教止觀。淺深不同。要其所治之病。俱以先破我執爲第一。步工夫。以其世人盡以我之一字爲病根。卽智愚賢不肖。及汲汲功名利祿之場。圖爲百世子孫之計。用盡機智總之。皆爲一身之謀。如佛言諸苦所因。貪欲爲本。皆爲我故。老子亦曰貴大患若身。以孔



聖爲名教宗主。故對中下學人。不敢輕言破我執。唯對顏子則曰克己。其餘但言正心誠意修身而已。然心既正意既誠身既修。以此施于君臣父子之間。各盡其誠。卽此是道。所謂爲名教設也。至若絕聖棄智無我之旨。乃自受用地。亦不敢輕易舉似于人。唯引而不發。所謂若聖與仁。則吾豈敢。又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于我。空空如也。至若極力爲人處。則曰克己。則曰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此四言者。肝膽畢露。然已者我私意者生心。必者待心。固者執心。我者我心。克者盡絕。母者禁絕之辭。教人盡絕此意。必固我四者之病也。以聖人虛懷遊世。寂然不動。物來順應。感而遂通。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身心兩忘。與物無競。此聖人之心也。世人所以不能如聖人者。但有意必固我四者之病。故不自在。動卽是苦。孔子觀見世人病根在此。故使痛絕之。卽此之教。便是佛老以無我爲宗也。且母字便是斬截工夫。下手最毒。卽如法家禁令之言。母得者使其絕。不可有犯。一犯便罪不容赦。只是學者不知耳。至若吾佛說法。雖浩瀚廣大。要之不出破衆生粗細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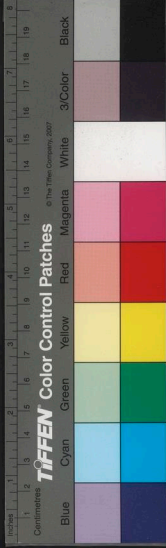
二執而已。二執既破，便登佛地。卽三藏經文。皆是破此二執之具。所破之執，卽孔子之四病。尚乃粗執耳。世人不知將謂別有玄妙也。若夫老子超出世人一步。故專以破執立言。要人釋智遺形。離欲清淨。然所釋之智，乃私智。卽意必也。所遺之形，卽固我也。所離之欲，卽已私也。清淨則廓然無礙。如太虛空。卽孔子之太公也。是知孔老心法未嘗不符。第門庭施設藩衛。世教不得不爾。以孔子專於經世。老子專於忘世。佛專於出世。然究竟雖不同。其實最初一步，皆以破我執爲主。工夫皆由止觀而入。

發明體用

或曰：三教聖人教人，俱要先破我執。是則無我之體同矣。奈何其用有經世忘世出世之不同耶？答曰：體用皆同，但有淺深小大之不同耳。假若孔子果有我是，但爲一己之私。何以經世。佛老果絕世，是爲自度。又何以利生。是知由無我方經世。由利生方見無我。其實一也。若孔子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用也。明則誠體也。誠則形用也。心正意誠體也。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用也。老子



無名體也。無爲而爲用也。孔子曰：惟天惟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又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歟。且經世以堯舜爲祖，此豈有名有爲者耶。由無我方視天下皆我，故曰堯舜與人同耳。以人皆同體所不同者，但有我私爲障礙耳。由人心同此心，心同則無形礙。故汲汲爲之教化，以經濟之。此所以由無我而經世也。老子則曰：常善教人，故無棄人。無棄人，則人皆可以爲堯舜。是由無我方能利生也。若夫一書所言爲而不宰，功成不居等語，皆以無爲爲經世之大用。又何嘗忘世哉。至若佛則體包虛空，用周沙界，隨類現身。乃曰：我於一切衆生身中成等正覺。又曰：度盡衆生，方成佛道。又曰：若能使一衆生發菩提心，寧使 myself 受地獄苦，亦不疲厭。然所化衆生，豈不在世間耶。既涉世度生，非經世而何。且爲一人而不厭地獄之苦，豈非汲汲耶。若無一類而不現身，豈有一定之名耶。列子嘗云：西方有大聖人，不言而信，無爲而化。是豈有心要爲耶。是知三聖無我之體，利生之用，皆同。但用處大小不同耳。以孔子匡持世道，姑從一身，以及家國後及天下，故化止于中國。且要人人皆



道微釋解
七
做堯舜以所祖者堯舜也老子因見當時人心澆薄故思復太古以所祖者軒黃也故件件說話不同尋常因見得道大難容故遠去流沙若佛則教被三千世界至廣至大無所揀擇矣若子思所讚聖人乃曰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是知孔子體用未嘗不大但局于時勢耳正是隨機之法故切近人情此體用之辯也惜乎後世學者各束於教習儒者拘習老者狂學佛者隘此學者之弊皆執我之害也果能力破我執則剖破藩籬卽大家矣

發明歸趣

愚嘗竊謂孔聖若不知老子決不快活若不知佛決不奈煩老子若不知孔決不口口說無爲而治若不知佛決不能以慈悲爲寶佛若不經世決不在世間教化衆生愚意孔老卽佛之化身也後世學佛之徒若不知老則直管往虛空裏看將去目前法法都是障礙事事不得解脫若不知孔子單單將佛法去涉世決不知世道人情逢人便說玄妙如賣死貓頭一毫沒用處故祖師亦云說法不接機終是閑言語所以華嚴經云或邊地語說四諦此佛說法未嘗單誇玄妙也然隨俗以度生豈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于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

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真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既強名曰道。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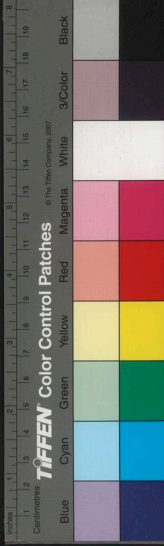


非孔子經世之心乎。又經云五地聖人。涉世度生。世間一切經書技藝醫方雜論圖書印璽種種諸法。靡不該練。方能隨機。故曰世諦語言。資生之業。皆順正法。故儒以仁爲本。釋以戒爲本。若曰孝悌爲仁之本。與佛孝名爲戒其實一也。以此觀之。佛豈絕無經世之法乎。由孔子攘夷狄。故教獨行于中國。佛隨邊地語說。四諦故夷狄皆從其化。此所以用有大小不同耳。是知三教聖人所同者。心。所異者。跡也。以跡求心。則如蠡測海。以心融跡。則似芥含空。心跡相忘。則萬派朝宗。百川一味。

老子道德經解上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常有欲以觀其徼。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同謂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此章總言道之體用及入道工夫也。老氏之學。盡在於此。其五千餘言。所敷演者。唯演此一章而已。所言道。乃真常之道。可道之道。猶言也。意謂真常之道。本無相。無名。不可言說。凡可言者。則非真常之道矣。故非常道。且道本無名。今旣強名曰道。是



則凡可名者皆假名耳。故非常名。此二句言道之體也。然無相無名之道。其體至虛。天地皆從此中變化而出。故爲天地之始。斯則無相無名之道。體全成。有相有名之天地。而萬物盡從天地陰陽造化而生成。此所謂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故爲萬物之母。此二句言道之用也。此下二句乃入道之工夫。常猶尋常也。欲猶要也。老子謂我尋常日用安心於無要。以觀其道之妙處。我尋常日用安心於有要。以觀其道之微處。微猶邊際也。意謂全虛無之道體。既全成了有名之萬物。是則物物皆道之全體所在。正謂一物一太極。是則只在日用目前。事事物物上。就要見道之實際。所遇無往而非道之所在。故莊子曰。道在稊稗。道在屎尿。如此深觀。纔見道之妙處。此二觀字最要緊。此兩者同。已下乃釋疑顯妙。老子因上說觀無觀。有恐學人把有無二字看做兩邊。故釋之曰。此兩者同意。謂我觀無。不是單單觀無。以觀虛無體中。而含有造化生物之妙。我觀有。不是單單觀有。以觀萬物象上。而全是虛無妙道之理。是則有無並觀。同是一體。故曰。此兩者同。恐人又疑兩者既同。如何又立



道德經解 卷一
二
有無之名。故釋之曰。出而異名。意謂虛無道體既
生出有形天地萬物。而有不能生。有必因無以生
有。無不自無因。有以顯無。此乃有無相生。故二名
不一。故曰。出而異名。至此恐人又疑。既有無對
待。則不成一體。如何謂之妙道。故釋之曰。同謂之
玄。斯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深觀至此。豈不妙哉。
老子又恐學人工夫。到此不能滌除玄覽。故又遣
之曰。玄之又玄。意謂雖是有無同觀。若不忘心忘
跡。雖妙不妙。殊不知大道體中。不但絕有無之名。
抑且離玄妙之跡。故曰。玄之又玄。工夫到此。忘懷
泯物。無往而不妙。故曰。衆妙之門。斯乃造道之極
也。似此一段工夫。豈可以區區文字者也。之乎而
盡之哉。此愚所謂須是靜工純熟。方見此中之妙
耳。

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
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
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
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爲而不恃。功成而不居。
夫惟不居。是以不去。

此釋前章可名非常名以明世人居有爲之跡虛



名不足尚。聖人處無爲之道以御世功不朽而真
名常存之意也。意謂天下事物之理若以大道而
觀本無美與不美。善與不善之跡。良由人不知道
而起。分別取舍好尚之心。故有美惡之名耳。然天
下之人。但知適己意者爲美。殊不知在我以爲美
自彼觀之。則又爲不美矣。譬如西施顰美。東施愛
而效之。其醜益甚。此所謂知美之爲美。斯惡已惡
醜也。又如比干天下皆知爲賢善也。紂執而殺之。
後世效之以爲忠。殺身而不悔。此所謂知善之爲
善。斯不善已。此皆尚名之過也。是則善惡之名因
對待而有。故名則有無相生。事則難易相成。物則
長短相形。位則高下相傾。言則音聲相和。行則前
後相隨。此乃必然之勢。譬如世人以尺爲長。以寸
爲短。假若積寸多於尺。則又名寸爲長而尺爲短
矣。凡物皆然。斯皆有爲之跡耳。凡可名者皆可去。
此所謂名可名非常名也。是以聖人知虛名之不
足尚。故處無爲之道以應事。知多言之不可用。故
行不言之教以化民。如天地以無心而生物。節萬
物皆徃資焉。不以物多而故辭。雖生成萬物而不
以萬物爲己有。雖能生物而不自恃其能。且四時



推移雖有成物之功。功成而不居。夫惟不居其功。故至功不朽。不尚其名。故真名常存。聖人處無爲之道。亦由是也。蓋萬物作焉。已下皆是說天地之德。以比聖人之德。文意雙關。莊子釋此意極多。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爲也。爲無爲則無不治。

此言世人競有爲之跡。尚名好利嗜欲之害。教君人者治之方。以釋上章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之實效也。蓋尚賢好名也。名爭之端也。故曰爭名於朝。若上不好名。則民自然不爭。貴難得之貨好利也。利盜之招也。若上不好利。則民自然不爲盜。故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所以好名好利者。因見名利之可欲也。故動亂其心。以爭競之。若在上者。苟不見名利。有可欲。則民亦各安其志。而心不亂矣。故曰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然利假物也。人以隋珠爲重寶。以之投雀。則飛而去之。色妖態也。人以西施爲美色。麋鹿則見而驟之。名虛聲也。人以崇高爲貴名。許由則避而遠之。食爽味也。人



以太牢爲珍羞。海鳥則觴而悲之。是則財色名食本無可欲。而人欲之者。蓋由人心妄想思慮之過也。是以聖人之治。教人先斷妄想思慮之心。此則拔本塞源。故曰虛其心。然後使民安飽自足。心無外慕。故曰實其腹。然而人心剛強好爭者。蓋因外物誘之而起。奔競之志也。故小人鷄鳴而起。孳孳爲利。君子鷄鳴而起。孳孳爲名。此強志也。然民既安飽自足。而在上者。則以清淨自正。不可以聲色貨利外誘民心。則民自絕貪求。不起奔競之志。其志自弱。故曰弱其志。民既無求。則使之以鑿井而飲。耕田而食。自食其力。故曰強其骨。如此則常使民不識不知。而全不知聲色貨利之可欲。而自然無欲矣。故曰常使民無知無欲。縱然間有一二黠滑之徒。雖知功利之可欲。亦不敢有妄爲攘奪之心矣。故曰使夫知者不敢爲也。如上所言。乃不言之教。無爲之事也。人君苟能體此而行。以治天下。則天下無不治者矣。故結之曰爲無爲。則無不治。老子文法極古。然察其微意。蓋多述古。或述其行事。或述其文辭。似此爲無爲。則無不治。乃述上古聖人之行事者。至若是謂等語。皆引古語以證



今意或以已意而釋古語者。且其文法機軸全在
結句是一篇主意。蓋結句卽題目也。讀者知此。則
思過半矣。至其句法有一字一句。二字一句。三字
一句者極多。人不知此。都連牽讀去。不但不得老
子立言之妙。而亦不知文章之妙也。

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挫其銳。解其
紛。和其光。同其塵。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誰之子。象帝
之先。

此讚道之體用微妙而不可測知也。冲虛也。盈克
滿也。淵靜深不動也。宗猶依歸也。謂道體至虛其
實充滿天地萬物。但無形而不可見。故曰用之。或
不盈。道體淵深寂寞。其實能發育萬物而爲萬物
所依歸。但生而不有。爲而不宰。故曰似萬物之宗。
或似皆不定之辭。老子恐人將言語爲實不肯離
言體道。故以此等疑辭以遺其執耳。銳卽剛勇精
銳。謂人剛銳之志勇銳之氣精銳之智。此皆無物
可挫。唯有道者能挫之。故曰挫其銳。如子房之博
浪其剛勇可知。大索天下而不得其精銳可知。此
其無可挫之者。唯見挫於圯上老人一草履耳。由
子房得此而進之於漢。卒以無事取天下。吾意自



莊周以下而功名之士得老氏之精者唯子房一人而已。以此較之周善體而良善用方朔得之則流爲詭矣。其他何足以知之。紛謂是非紛擾。卽百氏衆口之辨也。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此皆無人解之者。唯有道者以不言之辨而解之。所謂大辨若訥。以道本無言。而是非自泯。故曰解其紛和。混融也。光智識銜耀于外。卽所謂飾智驚愚。修身明污者是也。唯有道者韜光內照。光而不耀。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故曰和其光與俗混一而不分。正謂呼我以牛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故曰同其塵。然其道妙用如此。變化無方。而其體則湛然不動。雖用而無迹。故曰湛兮或存。要妙如此。而不知其所從來。故曰吾不知誰之子。且而不是有形之物。或象帝之先。耶帝。卽天帝象。或似也。愚謂此章讚道體用之妙。且兼人而釋者。蓋老子凡言道妙。全是述自己胸中受用境界。故愚亦兼人而解之。欲學者知此。可以體認做工夫。方見老子妙處。字字皆有指歸。庶不爲虛無孟浪之談也。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此言天地之道以無心而成物。聖人之道以忘言而體玄也。仁好生愛物之心。芻狗乃縛芻爲狗以用祭祀者。且天地聖人皆有好生愛物之仁。而今言不仁者。謂天地雖是生育萬物。不是有心要生。蓋由一氣當生不得不生。故雖生而不有。譬如芻狗本無用之物。而祭者當用不得不用。雖用而本非有也。故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雖是愛養百姓。不是有心要愛。蓋由同體當愛不得不愛。雖愛而無心。譬如芻狗雖虛假之物。而尸之者當重不得不重。雖重而知終無用也。故曰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狗。猶似也。橐籥皮鞞。乃鼓風鑄物之器。籥卽管籥。乃承氣出音之器。屈枉已從人之意。動猶感觸也。謂橐籥二物其體至虛而有用。未嘗恃巧而好爲。故用不爲伸。不用則虛以自處。置之而亦不自以爲屈。故曰虛而不屈。且人不用則已。若用之則觸動其機。任其造作而不休。故曰動而愈出。然道在天地則生生而不已。道在聖人則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大道之妙如



此惜乎談道者不知虛無自然之妙。方且衆口之辨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故曰多言數窮。不若忘言以體玄。故曰不若守中。蓋守中卽進道之功。夫也。

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此言道體常存以釋上章虛而不屈動而愈出之意也。谷虛而能應者以譬道體至虛靈妙而不可測。亘古今而長存。故曰谷神不死。且能生天生地。萬物生生而不已。故曰是謂玄牝。牝物之雌者。卽所謂萬物之母也。門卽出入之樞機。謂道爲樞機。萬物皆出於機入於機。故曰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幽綿不絕之意。謂此道體至幽至微綿綿而不絕。故曰若存。愈動而愈出。用之不竭。故曰不勤。凡有心要作謂之勤。蓋道體至虛無心而應用。故不勤耳。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此言天地以不生故長生。以此聖人忘身故身存。



也。意謂世人各圖一己之私，以爲久長計，殊不知有我之私者，皆不能長久也。何物長久？唯天地長久。然天地所以長久者，以其不自私其生，故能長生。其次則聖人長久，是以聖人體天地之德，不私其身，以先人，故人樂推而不厭。故曰：後其身而身先，聖人不愛身以喪道，故身死而道存。道存則千古如生，卽身存也。故曰：外其身而身存。老子言此，乃審問之曰：此豈不是聖人以無私而返成其私耶？且世人營營爲一身之謀，欲作千秋之計者，身死而名滅，是雖私不能成其私，何長久之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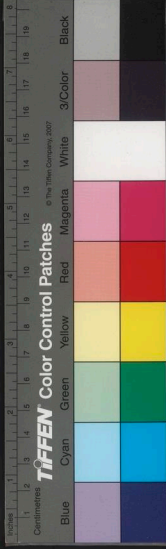
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矣。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惟不爭，故無尤。

此言不爭之德，無往而不善也。最上謂謙虛不爭之德，最爲上善，譬如水也。故曰：上善若水。水之善妙在利萬物而不爭，不爭謂隨方就圓，無不可。唯處於下，然世人皆好高而惡下，唯聖人處之。故曰：處衆人之惡，故幾於道。幾，近也。由聖人處謙下，不爭之德，故無往而不善。居則止於至善，故曰：善地。心則淵靜，深默無往而不定，故曰：善淵。與，猶



相與謂與物相與無往而非仁愛之心故曰與善仁。言無不誠故曰善信。爲政不爭則行其所無事。故善治爲事不爭則事無不理。故曰善能。不爭則用捨隨時。迫不得已而後動。故曰善時。不爭之德如此。則無人怨無思責。故曰夫惟不爭故無尤矣。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長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

此言知進而不知退者之害。誠人當知止可也。持而盈之不如其已者。謂世人自恃有持滿之術。故貪位慕祿。進進而不已。老子意謂雖是能持不若放下休歇爲高。故不如其已。倘一旦禍及其身悔之不及。卽若李斯臨刑顧謂其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出上蔡東門。逐狡兔。豈可得乎。此蓋恃善持其盈而不已者之驗也。故云知足常足。終身不辱。知止常止。終身不耻。此之謂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者。揣揣摩。銳精其智思。如蘇張善揣摩之術者是也。謂世人以智巧自處。恃其善於揣摩。而更益其精銳之思。用智以取功名。進進而不已。老子謂雖是善能揣摩。畢竟不可長保。如蘇張縱橫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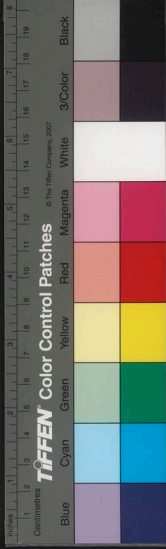


術彼此相詐不旋踵而身死名滅此蓋揣銳之驗也如此不知止足之人貪心無厭縱得金玉滿堂而身死財散故曰莫之能守縱然位極人臣而驕泰以取禍乃自遺其咎此蓋知進不知退者之害也人殊不知天道惡盈而好謙獨不見四時乎成功者退人若功成名遂而身退此乃得天之道也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爲乎天門開闔能無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玄至教人以造道之方必至忘知絕迹然後方契玄妙之德也載乘也營舊註爲魂楚辭云魂識路之營營蓋營營猶言惺惺擾動貌然魂動而魄靜人乘此魂魄而有思慮妄想之心者故動則乘魂營營而亂想靜則乘魄昧昧而昏沉是皆不能抱一也故楞嚴曰精神魂魄迤相離合是也今抱一者謂魂魄兩載使合而不離也魂與魄合則動而常靜雖惺惺而不亂想魄與魂合雖靜而常動雖寂寂而不昏沉道若如此常常抱一而不離則動靜不異寤寐一如老子審問學者做工夫能如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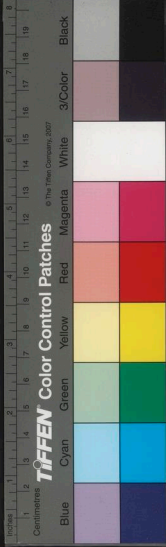
乎。乎者責問之辭。專氣致柔。專如專城之專。謂制也。然人賴氣而有生。以妄有緣氣於中。積聚假名爲心。氣隨心行。故心妄動則氣益剛。氣剛而心益動。所謂氣壹則動志。學道工夫先制其氣。不使妄動。以薰心。制其心。不使妄動。以鼓氣。心靜而氣自調。柔工夫到此。則怒出於不怒矣。如嬰兒號而不嘔也。故老子審問其人之工夫。能如此乎。滌除玄覽。玄覽者謂前抱一專氣工夫。做到純熟自得。玄妙之境也。若將此境覽在胸中。執之而不化。則返爲至道之病。只須將此亦須洗滌淨盡無餘。以至於忘心絕迹。方爲造道之極。老子審問能如此乎。此三句乃入道工夫。得道之體也。老子意謂道體雖是精明。不知用上何如。若在上無迹。方爲道妙。故向下審問其用。然愛民治國乃道之緒餘也。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土苴以爲天下國家。故聖人有天下而不與。愛民治國可無爲而治。老子審問能無爲乎。若不能無爲。還是不能忘迹。雖妙而不妙也。天門指天機而言。開闔猶言出入應用之意。雖物之陰者。蓋陽施而陰受。乃留藏之意。蓋門有虛通出入之意。而人心之虛靈所以應事。



接物莫不由此天機發動蓋常人應物由心不虛
凡事有所留藏故心日劫塞莊子謂室無空虛則
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此言心不虛也
然聖人用心如鏡不將不迎來無所粘去無踪跡
所謂應而不藏此所謂天門開闔而無雌也老子
審問做工夫者能如此乎明白四達謂智無不燭
也然常人有智則用智于外銜耀見聞聖人智包
天地而不自有其知謂含光內照故曰明白四達
而無知老子問人能如此乎然而學道工夫做到
如此體用兩全形神俱妙可謂造道之極其德至
妙可以合乎天地之德矣且天地之德生之畜之
雖生而不有雖爲不恃雖長而不宰聖人之德如
此可謂玄妙之德矣

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爲器當其
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
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

此言世人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意
謂人人皆知車轂有用而不知用在轂中一竅人
人皆知器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器中之虛人人皆
知室之有用而不知用在室中之空以此爲譬譬



如天地有形也。人皆知天地有用而不知用在虛無大道亦似人之有形。而人皆知人有用而不知用在虛靈無相之心。是知有雖有用而實用在無也。然無不能自用。須賴有以濟之。故曰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利猶濟也。老氏之學。要卽有以觀無。若卽有以觀無。則雖有而不有。是謂道妙。此其宗也。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故去彼取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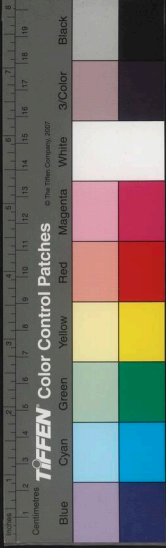
此言物欲之害。教人離欲之行也。意謂人心本自虛明而外之聲色飲食貨利亦本無可欲。人以爲可欲而貪愛之。故眼則流逸奔色。而失其正見。故耳則流逸奔聲。而失其真聞。故聾。舌則流逸奔味。而失其真味。故爽。心則流逸奔境。而失其正定。故發狂。行則逐於貨利。而失其正操。故有妨。所謂利令智昏。是皆以物欲喪心。貪得而無厭者也。聖人知物欲之爲害。雖居五欲之中。而修離欲之行。知量知足。如偃鼠飲河。不過實腹而已。不多貪求。以縱耳目之觀也。諺語有之。羅綺千箱。不過一暖。



食前方丈不過一飽其餘皆爲榮觀而已故云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是以聖人爲腹不爲目去貪欲之害而修離欲之行故去彼取此

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爲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爲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下

此言名利之大害教人重道忘身以祛累也寵辱若驚者望外之榮曰寵謂世人皆以寵爲榮却不
知寵乃是辱以其若驚驚心不安貌貴大患若身者崇高之位曰貴卽君相之位謂世人皆以貴爲樂却不知貴乃大患之若身以身喻貴謂身爲苦本貴爲禍根言必不可免也此二句立定向下微而釋之曰何謂寵是辱之若驚耶寵爲下謂寵乃下賤之事耳譬如僻倖之人君愛之以爲寵也雖卮酒斝肉必賜之非此不見其爲寵及其賜也必叩頭而敬之將以爲寵彼無寵者則傲然而立以此較之雖寵實乃辱之甚也豈非下耶故曰寵爲下且而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也患失之是則



競競得失於眉睫之間其心未嘗暫自安由此觀之何榮之有故曰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此其所以寵是辱也貴大患若身者是以身之患喻貴之患也然身乃衆患之本既有此身則饑寒病苦死生大患衆苦皆歸必不可免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身無身則無患矣故曰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位乃禍之基也既有此位則是非交謫米炭攻心衆毀齊至內則殘生傷性以滅身外則致寇招尤以取禍必不可逃故曰吾所以有大患者爲吾有貴無貴則無患矣故曰貴大患若身筆乘引

王子搜非惡爲君也惡爲君之患也蓋言貴爲君人之患莊子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祀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狐豚豈可得乎斯言貴爲卿相者之患老子言苟知身爲大患不可免卒知貴爲大患亦不可免也然且世人不知貴爲大患遂以爲榮愛身取貴以致終身之累皆非有道之所爲也唯有道者不得已而臨蒞天下不以爲己顯雖處其位但思道濟蒼生不以爲己榮此則貴爲天下貴非一己之貴如此之人乃可寄之以天下之

任然有道者處崇高之位雖愛其身不是貪位慕
祿以自保實所謂衛生存身以行道是則愛身乃
爲天下愛其身非私愛一己之身如此之人乃可
託以天下之權若以此爲君則無爲而治以此爲
臣則功大名顯故道爲天下貴也故曰貴以身爲
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爲天下乃可託於天
下

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
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爲一其上不皦其下不
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
之象是謂惚恍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
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此言大道體虛超乎聲色名相思議之表聖人執
此以御世也夷無色也故視之不可見希無聲也
故聽之不可聞微無相也故搏之不可得搏取之
也此三者雖有此名其實不可致詰致詰猶言思
議由其道體混融而不可分故爲一其上日月不
足以增其明故不皦皦明也其下幽暗不能以昏
其體故不昧繩繩猶綿綿不絕之意謂道體雖綿
綿不絕其實不可名言畢竟至虛雖生而不有故



復歸於無物。杳冥之內而至精存焉。故曰無狀之
狀。恍惚之中而似有物焉。故曰無象之象。是謂惚
恍。此正楞嚴所謂罔象虛無微細精想耳。由其此
體前觀無始故迎之不見其首。後觀無終故隨之
不見其後。此乃古始之道也。上皆歷言大道之妙。
下言得道之人。然聖人所以爲聖人者。蓋執此妙
道以御世。故曰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吾人有能
知此古始之道者。卽是道統所係也。故曰能知古
始是謂道紀。紀綱紀謂統緒也。

古之善爲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惟不可識。故
強爲之容。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儼若客。渙若水。
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
以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
夫惟不盈。故能敝不新成。

此言聖人體道深玄。故形神俱妙。人能靜定虛心。
則故有常存也。莊子謂嗜欲深者。夫機淺。蓋今世
俗之人。以利欲熏心。故形氣穢濁。龕鄙固執。而不
化。不得微妙玄通。故天機淺露。極爲易見。殆非有
道氣象。皆是不善爲士也。老子因謂古之善爲士
者。不淺露。易見。乃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爲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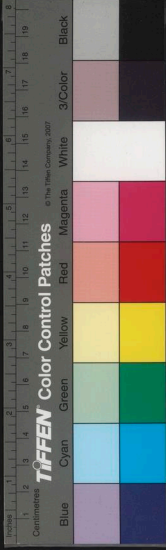
識最難形容特強爲之形容耳然之容其行動也
豫若冬涉川猶若畏四隣猶豫行不進貌冬涉川
謂不敢遽進畏四隣謂不敢妄動此乃從容不迫
之意其威儀也儼若客儼謂肅然可觀若客謂謙
退不敢直前其氣也渙若水將釋莊子謂暖然似
春又云水解凍釋謂其氣融和使可親愛之意其
外貌也敦兮其若樸敦敦厚樸無文飾也其中心
也曠兮其若谷曠空也谷虛也外體敦厚樸素而
中心空虛寂定也其迹也渾之其若濁渾與混同
謂和光同塵也蓋有道之士心空無着故行動處
儼氣象體段胸次悠然微妙玄通之若此所謂孔
德之容惟道是從故可觀而不可識世俗之人以
功名利祿交錯於前故形氣穢濁而不可觀老子
因而愍之曰孰能於此濁亂之中恬退自養靜定
持心久而徐清之耶蓋心水汨昏以靜定治之
則清所謂如澄濁水沙土自沉清水現前名爲初
伏客塵煩惱不能頓了故曰徐清人皆競進於功
利之間老子謂孰能安定自守久久待時而後生
耶生乃發動謂應用也卽聖人迫不得已而後應
之意筆乘謂老子文法多叶韻蓋清生盈成一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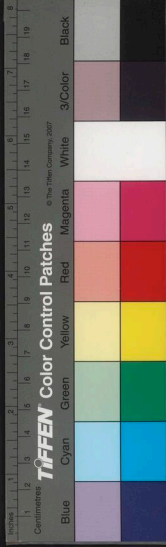
耳。若言徐動徐應，則不叶矣。老子嗟歎至此，乃教之以守道之方，曰：保此道者，不欲盈，盈滿也。欲盈，乃貪得無厭，不知止足之意。謂世人但知汨汨於嗜欲，貪得不足，殊不知天道忌盛，滿則溢矣。所謂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故此教之以不欲盈也。後乃結示知足常足之意，曰：夫惟不盈，是以能敝不新，成敝致敝。物之舊者，謂之敝。凡物舊者，最持久。能奈風霜磨折，而新成者，雖一時鮮明，不久便見損壞。老子謂世人多貪好盈，雖一時榮觀快意，一旦禍及，則連本有皆失之矣。惟有道者，善知止足，雖無新成之名利，而在。我故有現成之物，則可常常持之而不失矣。故曰：能敝不新，成觀子房請留辟穀之事，可謂能敝不新成者。此余所謂子房得老之用也。

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此承上章要人作靜定功夫，此示功夫之方法也。致虛極，守靜篤者，致謂推致，推窮之意。虛謂外物



本來不有。靜謂心體本來不動。世人不知外物本來不有而妄以爲實。故逐物牽心。其心擾擾妄動。火馳而不返。見利亡形。見得亡真。故競進而不休。所以不能保此道也。今學道工夫。先要推窮目前萬物本來不有。則一切聲色貨利當體全是虛假不實之事。如此推窮。縱有亦無。一切既是虛假。則全不見有可欲之相。既不見可欲。則心自然不亂。而永絕貪求。心閒無事。如此守靜。可謂篤矣。故致虛要極。守靜要篤也。老子既勉人如此做工夫。恐人不信。乃自出己意。曰我之工夫亦無他術。唯只是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如此而已。並作猶言並列于前也。然此目前萬物本來不有。蓋從無以生有。雖千態萬狀。並列于前。我只觀得當體全無。故曰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復謂心不妄動也。向下又自解之曰。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意謂目前萬物雖是暫有。畢竟歸無。故云各歸其根。根謂根本元無也。物既本無。則心亦不有。是則物我兩忘。寂然不動。故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命乃當人之自性。賴而有生者。然人雖有形。而形本無形。能見無形。則不獨忘世。抑且忘身。身世兩忘。則自復矣。故云



靜曰復命。性乃真常之道也。故云復命曰常。人能
返觀內照。知此真常妙性。纔謂之明。故云知常曰
明。由人不知此性。故逐物忘生。貪欲無厭。以取
生傷性。忘身敗家之禍。故曰不知常。妄作凶。人若
知此真常之道。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此心自然
包含天地萬物。故曰知常容。人心苟能廣大如此。
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其心廓然。太公則全不見
有我之私。故曰容乃公。此真常大道。人若得之于
內。則爲聖。施之于外。則爲王。故曰公乃王。王乃法
天行事。合乎天心。故曰王乃天。天法道合乎自然。
故曰天乃道。與天地參。故曰道乃久。人得此道。則
身雖死。而道常存。故曰沒身不殆。殆盡也。且此真
常之道。備在於我。而人不知。返乃亡身殉物。嗜欲
而不返。豈不謬哉。

太上天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
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今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
曰我自然。

此言上古無知無識。故不言而信。其次有知有識。
故欺僞日生。老子因見世道日衰。想復太古之治
也。太上天下知有之者。謂上古洪荒之世。其民渾然



無偽與道爲一。全不知有。旣而混沌日鑿。與道爲二。故知有之。是時雖知有。猶未離道。故知而不親。其世再下。民去道漸踈。始有親之之意。是時雖知道之可親。但親於道。而人欲未流。尚無是非毀譽之事。其世再下。而人欲橫流。盜賊之行日生。故有桀跖之非毀。堯舜之是譽。是時雖譽。猶且自信而不畏。其世再下。而人欲固蔽。去道益遠。而人皆畏道之難親。故孔子十五而志於學。至七十而方從心。卽顏子好學。不過三月不違仁。其餘則日月至焉。可見爲道之難。而人多畏難。而苟安也。是時雖畏。猶知道之不敢輕侮。其世再下。則人皆畔道而行。但以功名利祿爲重。全然不信有此道矣。老子言及至此。乃歎之曰。此無他。蓋由在上者自信。此道不足。故在下者不信之耳。然民旣已不信矣。而在上者就當身體力行。無爲之道。以啓民信。清淨自正。杜民盜賊之心。可也。不能如此。見民奸盜日作。猶且多彰法令。禁民爲非。而責之以道德仁義爲重。愈責愈不信矣。豈不謬哉。故曰。猶今其貴言貴重也。此上乃歷言世道愈流愈下。此下乃想復太古無爲之治。曰。斯皆有爲之害也。安得太古無



爲之治不言而信無爲而成使其百姓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人人功成事遂而
皆曰我自然耶蓋老氏之學以內聖外王爲主故
其言多責爲君人者不能清淨自正啓民盜賊之
心苟能體而行之真可復太古之治

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僞六親不和有孝慈國
家昏亂有忠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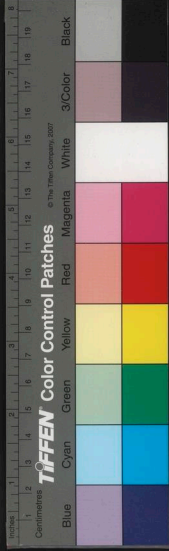
此承上章言世道愈流愈下以釋其次親之譽之
之意也。大道無心愛物而物物各得其所。仁義則
有心愛物。卽有親疎區別之分。故曰大道廢有仁
義。智慧謂聖人治天下之智巧。卽禮樂權衡斗斛
法令之事。然上古不識不知而民自樸素。及乎中
古民情日鑿。而治天下者乃以智巧設法以治之。
殊不知智巧一出而民則因法作奸。故曰智慧出
有大僞。上古雖無孝慈之名。而父子之情自足。及
乎衰世之道爲父不慈者衆。故立慈以規天下之
父。爲子不孝者衆。故立孝以教天下之子。是則孝
慈之名因六親不和而後有也。蓋忠臣以諫人主
得名。上古之世君道無爲而天下自治。臣道未嘗
不忠。而亦未嘗以忠立名。及乎衰世人君荒淫無



度雖有爲而不足以治天下故臣有殺身諫諍不足以盡其忠者是則忠臣之名因國家昏亂而有也此老子因見世道衰微思復太古之治殊非憤世勵俗之談也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智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爲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思寡欲

此承前章而言智不可用亦不足以治天下也然中古聖人將謂百姓不利乃爲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將利於民此所謂聖人之智巧矣殊不知民情日鑿因法作奸就以斗斛權衡符璽仁義之事竊以爲亂方今若求復古之治須是一切盡去端拱無爲而天下自治矣且聖智本欲利民今既竊以爲亂反爲民害棄而不用使民各安其居樂其業則享百倍之利矣且仁義本爲不孝不慈者勸今既竊之以爲亂苟若棄之則民有天性自然之孝慈可復矣此卽莊子所謂虎狼仁也意雖虎狼亦有天性之孝慈不待教而後能况其人爲物之靈乎且智巧本爲安天下今既竊爲盜賊之資苟若棄之則盜賊無有矣然聖智仁義智巧之事



皆非樸素。乃所以文飾天下也。今皆去之。似乎於
文則不足。於樸素則有餘。因世人不知樸素渾全
之道。故逐逐於外物。故多思多欲。今既去華取實。
故令世人心志有所係屬。於樸素之道。若人人果
能見素抱樸。則自然少思寡欲矣。若知老子此中
道理。只以莊子馬蹄轔篋作註解。自是超足

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衆人熙熙如享
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央。如嬰兒之未孩。乘
乘兮若無所歸。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
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獨若昏。俗人察察。我獨
悶悶。澹兮其若海。颺兮似無所止。衆人皆有以我獨
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求食於母。

此承前二章言聖智之爲害。不但不可用。且亦不
可學也。然世俗無智之人。要學智巧仁義之事。既
學于已。將行其志。則勞神焦思。汲汲功利。盡力於
智巧之間。故曰巧者勞而智者憂。無知者又何所
求。是則有學則有憂。絕學則無憂矣。然聖人雖絕
學。非是無智。但智包天地而不用。順物忘懷。澹然
無欲。故無憂。世人無智而好用。逐物忘道。汨汨於



欲故多憂耳。斯則憂與無憂端在用智不用智之間而已。相去不遠。譬夫唯之與阿。皆應人之聲也。相去能幾何哉。以唯故而阿慢。憂與無憂。皆應物之心也。而聖凡相隔。善惡相反。果何如哉。此所謂差之毫釐。失之千里也。老子言及至此。恐世俗將謂絕學。便是懵然無知。故曉之曰。然雖聖人絕學。不是懵然無知其實。未嘗不學也。但世俗以增長知見。日益智巧。馳騁物欲。以爲學。聖人以泯絕知見。忘情去智。遠物離欲。以爲學耳。且夫聲色貨利。皆傷生害道之物。世人應當可畏者。我則不可不畏懼而遠之。故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苟不知畏。汨沒於此。荒淫無度。其害非細。故曰。荒兮其未央哉。央盡也。由是觀之。世人以增益知見爲學。聖人以損情絕欲爲學。所謂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耳。衆人忘道逐物。故汨汨於物欲之間。酷嗜無厭。熙熙然如享太牢之味。以爲至美。方且榮觀不休。如登春臺之望。以爲至樂。老子謂我獨離物向道。汨於物欲未萌之前。不識不知。超然無欲。故曰。我獨汨兮。其未兆。若嬰兒之未孩。兆念之初萌也。嬰兒乃無心識。愛惡之譬。孩猶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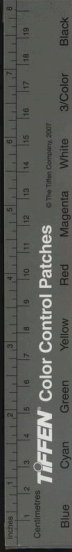
骨之骸未骸所謂骨弱筋柔乃至柔之譬衆人見物可欲故其心執着而不捨老子謂我心無欲了無繫累泛然應物虚心遊世若不繫之舟故曰乘乘兮若無所歸乘乘猶泛泛也衆人智巧多方貪得無厭故曰有餘我獨忘形去智故曰若遺遺猶忘失也然我無知無我豈真愚人之心也哉但只渾渾沌沌不與物辨如此而已故衆人昭昭而我獨若昏昭昭謂智巧現於外也俗人察察而我獨悶悶察察卽俗謂分星擘兩絲毫不饒人之意昏悶悶皆無知貌我心如此澹然虛明若海之空

澗不可涯量颯然無着若長風之御太虛衆人皆自恃聰明知見各有所以猶自恃也我獨無知無欲頑而且鄙亦似庸常之人而已然我所以獨異於人者但貴求食於母耳凡能生物者謂之母所生者謂之子且此母字不可作有名萬物之母的母字此指虛無大道能生天地萬物是以道爲母而物爲子食乃嗜好之意衆人背道逐物如棄母求食於子聖人忘物體道故獨求食於母此正絕學之學聖人如此所以憂患不能入也前章絕聖棄智乃無用之用此章絕學無憂乃無學之學



後章孔德之容一章乃無形名之形名耳
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其
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窈兮冥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
知衆甫之然哉以此

此章言道乃無形名之形名也孔猶盛也謂道本
無形而有道之士和氣集於中英華發現於外而
爲盛德之容且此德容皆從道體所發卽是道之
形容也故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然此道體本自
無形又無一定之象可見故曰道之爲物惟恍惟
惚恍惚謂似有若無不可定指之意然且無象之
中似有物象存焉故曰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
其中有物其體至深至幽不可窺測且此幽深杳
冥之中而有至精無妄之體存焉故曰杳兮冥其
中有精其精甚真此正楞嚴所謂唯一精真精色
不沉發現幽秘此則名爲識陰區宇也學者應知
然此識體雖是無形而於六根門頭應用不失其
時故曰其中有信此上皆無形之形下言無名之
名謂世間衆美之名自外來者皆是假名無實故
其名易去惟此道體有實有名故自古及今其名



不去以閱象甫也。閱猶經歷。甫美也。謂衆美皆具。是以聖人功流萬世而名不朽者。以其皆從至道體中流出故耳。其如世間王侯將相之名。皆從人欲中來。故其功亦朽。而名亦安在哉。唯有道者不期於功而功自大。不期於名而名不朽。是知聖人內有大道之實。外有盛德之容。衆美皆具。惟自道中而發也。故曰吾何以知象甫之然哉。以此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爲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此承前章言聖人所以道全德備衆美皆具者。蓋由虛心體道與物無競。故衆德交歸也。曲委曲。卽曲成萬物而不遺之意。謂聖人委曲以御世。無一事不盡其誠。無一人不得其所。譬如陽春發育萬物。雖草芥毫芒。春氣無不充足。若纖毫不到。則春氣不全。聖人之於人。無所不至。苟不曲盡其誠。則其德不全矣。故曰曲則全。枉則直者。屈已從人曰枉。直伸也。謂聖人道高德盛。則大有徑庭。不近人情。若不屈已從人。俯循萬物。混世同波。則人不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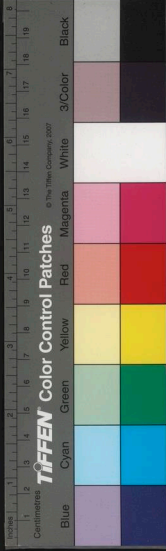


人不信則道不伸。由人屈而道伸。故曰枉則直。窪則盈。者衆水所聚地之最下者曰窪。譬如江海最爲窪下。故萬派皆歸。而聖人之心至虛至下。故衆德交歸。德無不備。故曰窪則盈。敝則新者衣之污。損曰敝。不敝則不浣濯。不見其新。以其敝乃新耳。以譬聖人忘形去智。日損其知。見遠其物。欲洗心退藏於密。欲不敝。則道不新。故曰敝則新。聖人忘知絕學。專心於一。故於道有得。故曰少則得。世人多知多見於道轉失。故曰多則惑。是以聖人因慙世人以多方喪道。故抱一爲天下學道之法式。法也。智巧銜耀於外。曰見自見者不明。故不自見。乃爲明耳。執已爲必當。曰是自是者不彰。故不自是。乃彰耳。彰者盛德顯於外也。誇功曰伐。自伐者無功。故不自伐。乃有功耳。司馬遷嘗謂韓信。假令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於漢家勳。可也。比周召太公之徒矣。意蓋出此。恃已之能。曰矜。長才能也。自矜者不長。不自矜者乃長耳。此上四不字。皆不爭之德也。惟聖人有之。故曰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者。由其聖人委曲如此。故萬德交歸。衆美備具。故引古語以證之。曰古之所謂曲



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希言自然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孰爲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况於人乎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
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
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信
不足有不信

此章言聖人忘言體道與時俱化也希少也希言
猶寡言也以前云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由其勉強
好辨去道轉遠不能合乎自然惟希言者合乎自
然耳向下以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以比好辨
者之不能久然好辨者蓋出憤激不平之氣如飄
風驟雨亦乃天地不平之氣非不迅激於人特無
終朝之久且天地不平之氣尚不能久而况於人
乎此甚言辨之不足恃也蓋好辨者只爲信道不
篤不能從事於道未得玄同故耳惟聖人從事於
道妙契玄同無入而不自得故在於有道者則同
於道在於有德者則同於德失者指世俗無道德
者謂至於世俗庸人亦同於俗卽所謂呼我以牛
以牛應之呼我以馬以馬應之無不可且同於
道德固樂得之卽同於世俗亦樂而自得此無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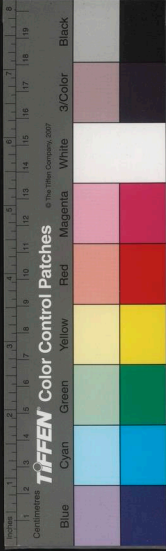


蓋自信之真雖不言而世人亦未有不信者且好辨之徒嘵嘵多言強聒而不休人轉不信此無他以自信不足所以人不信耳

跂者不立踳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在道也曰餘食贅行形作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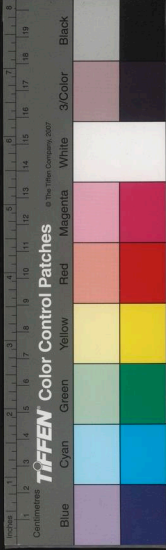
此承前章言好辨者不能持久猶如跛踳之人不能立行甚言用智之過也跂足根不着地也踳濶步而行也蓋跂者止知要強高出人一頭故舉踵而立踳不知舉踵不能久立踳者止知要強先出人一步故濶步而行踳不知跨步不能長行以其皆非自然以此二句爲向下自見自是自伐自矜之譬喻耳自見謂自逞已見自是謂偏執已是一曲之士於道必暗而不明自伐謂自誇其功自矜謂自恃其能此皆好勝強梁之人不但無功而且速於取死然此道中本無是事故曰其在道也如食之餘如形之贅皆人之所共惡而有道之士以謙虛自守必不處此故曰有道者不處以其不能合乎自然也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



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爲之
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故道大。天大。地大。王
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處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
道。道法自然。

此承前言世俗之士各以已見已是爲得。曾不知
大道之妙。非見聞可及。故此特示大道以曉之也。
有物者。此指道之全體本來無名。故但云有一物
耳。渾渾淪淪。無有絲毫縫隙。故曰混成。未有天地
先有此物。故曰先天地生。且無聲不可聞。無色不
可見。故曰寂寥。超然於萬物之上。而體常不變。故
曰獨立而不改。且流行四時而終古不窮。故曰周
行而不殆。殆窮盡也。天地萬物皆從此中生。故曰
可以爲天下母。老子謂此物至妙至神。但不知是
何物。故曰吾不知其名。特字之曰道。且又強名之
曰大道耳。向下釋其大字。老子謂我說此大字不
是大小之大。乃是絕無邊表之大。往而窮之。無有
盡處。故云大曰逝。向下又釋逝字。逝者遠而無所
至極也。故云逝曰遠。遠則不可聞見。無聲無色。非
耳目之所到。故云遠曰反。反謂反一絕跡。道之極
處名亦不立。此道之所以爲大也。然此大道能生



天生地神鬼神王。是則不獨道大而天地亦大。不獨天地大而王亦大。故域中所稱大者有四。而王居其一焉。世人但知王大而不知聖人取法於天地。此則天地又大於王。世人但知天地大而不知天地自道中生。取法於道。此則道又大於天地也。雖然道固爲大而猶有稱謂名字。至若離名絕字。方爲至妙。合乎自然。故曰道法自然。且而大道之妙如此廣大精微。而世人豈可以一曲之見。自見自是以爲得哉。此其所以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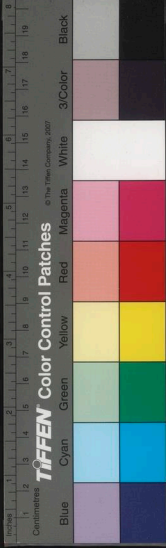
重爲輕根。靜爲躁君。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雖有榮觀。燕處超然。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根。躁則失君。

此誠君人者當知輕重動靜欲其保身重命之意也。然重字指身。輕字指身外之物。卽功名富貴。靜字指性命。躁字指嗜慾之情。意謂身爲生本固當重者。彼功名利祿聲色貨利乃身外之物。固當輕者。且彼外物必因身而後有。故重爲輕之根。性爲形本。固至靜者。彼馳騁狂躁甘心物慾出於好尚之情者。彼必由性而發。故靜爲躁之君。世人不知



輕重故忘身徇物戕生於名利之間不達動靜故
傷性失真馳情於嗜慾之境惟聖人不然雖終日
行而不離輜重輜重兵車所載糧食者也兵行而
糧食在後乃大軍之司命雖千里遠行深入敵國
戒其擄掠三軍不致鼓躁以取敗者賴其所保輜
重也聖人遊行生死畏途不因貪位慕祿馳情物
慾而取戕生傷性之害者以其所保身心性命爲
重也故曰不離輜重縱使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之
榮觀但恬澹燕處超然物慾之表此其堯舜有天
下而不與也奈何後之人主沉瞑荒淫於聲色貨
利之間戕生傷性而不悟是以物爲重而身爲輕
也故曰身輕天下奈何者怪歎之詞物重則損生
故曰輕則失根慾極則傷性故曰躁則失君君謂
性也莊子養生讓王蓋釋此篇之意子由本云輕
則失臣然臣字蓋亦指身而言齊物以身爲臣妾
以性爲真君源出於此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譴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
鑿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
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
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



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此言聖人善入塵勞過化存神之妙也。轍迹猶言痕迹。世人皆以人我對待動與物競彼此不忘故有痕迹。聖人虛已遊世不與物忤任物之自然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彼此兼忘此行之善者故無轍迹。瑕譴謂是非辨別指瑕譴疵之意。聖人無意必固我因人之言。然不然不可不可不可。未嘗堅白同異。此言之善者。故無瑕譴。籌策謂揣摩進退筭計得失利害之意。聖人無心御世。道不得已而後應。曾無得失之心。然死生無變於已。而况利害之端乎。此計之善者。故不用籌策。關籠閉門之具。猶言機關也。世人以巧設機關籠羅一世。將謂機密而不可破。殊不知能設之亦有能破之者。歷觀古之機詐相尚之士。造爲勝負者皆可破者也。唯聖人忘機待物。在宥群生。然以道爲密。不設網羅而物無所逃。此閉之善者。所謂天下莫能破。故無關籠而不可開。繩約謂繫屬之意。世人有心施恩。要以結屬人心。殊不知有可屬亦有可解。然有心之德使人雖感而易忘。所謂賊莫大於德。有心。聖人大仁不仁。利澤施乎一世而不爲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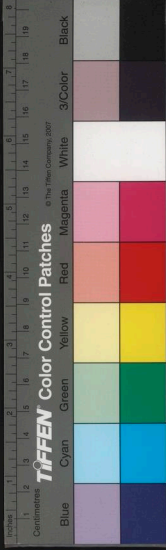
功且無望報之心。故使人終古懷之而不忘。此結之善者。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處世無不可化之人。有教無類。故無棄人。無不可爲之事物。各有理。故無棄物。物猶事也。如此應用。初無難者。不過承其本明。因之以通其蔽耳。故曰藁明襲承也。猶因也。莊子庖丁游刃解牛。因其固然。動刀甚微。劃然已解。意出於此。觀留侯躡足附耳。因偶語而乞封。借四皓而定漢。以得老氏之用。故其因事處事。如此之妙。可謂善救者也。其他孰能與之。故世之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人之資。由其飾智矜愚。修身明污。故皆知師之可貴。擇類而教。樂得而有。故皆知資之可愛。若夫聖人爲舉世師保。而不知其師之可貴。化育億兆。而不知其資之可愛。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己難。此雖在智者。猶太迷而不知。况淺識乎。斯所過者化。所存者神。是謂要妙。

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爲天下式。爲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爲天下谷。爲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



長故大制不割

此承上章行道之妙而言聖人不以知道爲難而以守道爲要妙也。古德云學道悟之爲難既悟守之爲難然行道之妙實出於守道之要耳。蓋此中知字卽悟也。知雄守雌者物無與敵謂之雄。柔伏處下謂之雌。谿乃窠下之地。衆水所歸之處也。嬰兒者柔和之至也。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乎。然氣雖勝物物有以敵之。而道超萬物物無與敵者。故謂之雄。聖人氣與道合心超物表無物與敵而能順物委蛇。與時俱化。不與物競。故曰知其雄守其雌。由守其雌故衆德交歸。如水之就下故爲天下谿也。由乎處下如谿故但受而不拒應而不藏。流潤而不竭。故曰常德不離。以入物而物不知如嬰兒終日號而嗑不嗔和之至也。以能勝物而不傷。故曰復歸於嬰兒。知白守黑者白謂昭然明白。智無不知之意。黑昏悶無知之貌。式謂法則。忒差謬也。謂聖人智包天地明並日月而不自用其知。所謂明白四達能無知乎。故曰知其白守其黑。由其真知而不用其知。故無強知之過謬。故可爲天下式。然強知則有謬。謬則有所不知。既有所不知



則知不極矣。今知既無謬則知無不極。故曰復歸於無極。知榮守辱者榮。乃光榮貴高。辱乃污辱賤下。谷乃虛而能應者也。樸謂樸素。乃木之未雕斲也。謂聖人自知道光。一世德貴人臣。而不自有其德。乃以污辱賤下蒙耻含垢。以守之。所謂光而不耀。仁常而不居者。虛之至也。故爲天下谷。由其虛故常德乃足。德自足于中。則不緣飾於外。故復歸於樸素也。以虛而能應物。故樸散則爲器。聖人以此應運出世。則可以官天地。府萬物。故能範圍天地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化行於世而無棄人棄物。故曰大制不割。割截斷也。不割者不分彼此界限之意。

將欲取天下而爲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爲也。爲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响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此言聖人道全德備。應運出世爲官。爲長。當任無爲無事。而不可有爲太過也。由上章云樸散則爲器。聖人用之。則爲官長。故老子因而誠之曰。將欲取天下者。當任自然。不可有心爲之。而有心爲之者。吾見其必不可得已。何也。且天下者大器。有神



主之豈可以人力私智取而奪之耶。故曰不可爲也。而爲之者必反敗之。縱爲而得之亦不可執爲已有。而執之者必反失之。故如強秦力能併吞六國。混一天下是爲之也。且晉云一世以至萬世是執之也。故不旋踵而敗。二世而亡。豈非爲者敗之。執者失之之驗歟。然而所以敗之失之者以其所處過甚而奢。秦之極也。凡物極則反。此亦自然之勢耳。故物或行而在前。或復隨而在後。或响而煖。或反吹而寒。或強而壯。或又尪羸而弱。或正載而成。或卽臬賴而毀。此何以故。是皆用力過甚而奢。秦之極也。此皆聖人所不處。故曰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荆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不爲已甚。故誠之不可以兵強天下也。凡以兵強者過甚之事也。勢極則反。故其事好還。師之所處。必蹂踐民物。無不殘掠。故荆棘生。大軍之後。殺傷和氣。故五穀疵癘。而年歲凶。此必



然之勢也。然於濟弱扶傾除暴救民。蓋有不得不
用之者。惟在善用。善用者果而已。已者休也。止也。
果猶言結果。俗云了事便休。謂但可了事。令其平
服便休。不敢以此常取強焉。縱能了事而亦不可
自矜其能。亦不可自伐其功。亦不可驕恃其氣。到
底若出不得已。此所謂果而不可以取強也。取強
者速敗之道。且物壯甚則易老。况兵強乎。凡物恃
其強壯而過動者。必易傷。如世人恃強而用力過
者。必夭死於力。恃壯而過於酒色者。必夭死於酒
色。蓋傷元氣也。元氣傷則死之速。兵強亦然。故曰
是謂不道。不道早已。已者絕也。又已者止也。言既
知其爲不道。則當速止而不可再爲也。亦通。孟子
言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其有聞于此乎。

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
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
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爲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
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吉事尚左。
凶事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居上勢則以
喪禮處之。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戰勝以喪禮處之。
此承土言不以兵強天下。故此甚言兵之不可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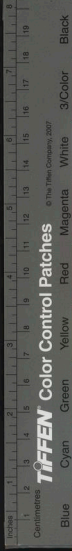


也。佳兵乃用兵之最精巧者。謂之佳兵。凡善用兵者必甘心於殺人。兵益佳而禍益深。故爲不祥之器。歷觀古今善用兵者。不但不得其死。而多無後。此蓋殺機自絕。而造物或惡之者。以其詐變不正。好殺不仁。故有道者不處。不但有道者不處。而苟有仁心者亦不處也。何以知其然耶。觀夫君子所居。則以左爲貴。用兵。則以右爲貴。然右乃凶地。由是而知兵者乃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也。萬一不得已而用之者。老子誠曰。當以恬淡爲上。恬淡者言其心和平。不以功利爲美。而厭飽之意。旣無貪功欲利之心。則雖勝而不以爲美。縱不貪功利。而若以勝爲美者。亦是甘心樂於殺人。夫樂於殺人者。必不可使其得志於天下。所謂物或惡之也。若使此輩得志於天下。將爲殘害而無涯量矣。且世之吉事必尚左。凶事則尚右。凶事謂喪事也。所以用兵則貴右。言其可哀也。故兵家以偏將軍居左。以上將軍居右者。蓋上將軍司殺之重者。言居上勢者。則當以喪禮處之也。故殺人衆多。則當以悲哀泣之。卽戰勝亦當以喪禮處之。甚言其不得已而用之。卽不得已而處之也。上二章通言人臣不



能以道佐人主而返以兵爲強者故切誠之
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
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
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
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也

此承上章不以兵強天下因言人主當守道無爲
則萬物賓而四海服天地合而人民和自然利濟
無窮也常者終古不變之義凡有名者必遷變道
之所以不變者以其無名也故曰道常無名樸乃
無名之譬木之未斷成器者謂之樸若制而成器
則有名矣小猶恥小謂不足視也且如合抱之材
智者所不顧若取徑寸以爲冠則愚者亦尊焉是
以名爲大而以無名爲小甚言世人貴名槩以樸
爲不足視故以道曰樸曰小也然道雖樸小而爲
天地萬物之本卽愚夫愚婦而亦知所尊故曰天
下不敢臣但侯王不能守耳藉使侯王若能守則
萬物自然賓服矣奚假兵力哉然兵者凶器未必
賓服一國且上干和氣必有凶年若以道服之不
但萬物來賓抑且和氣致祥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兵力未必盡和民人若以道宥之則民莫之令而



道經卷第一
四十一
自然均調各遂其生。無名之樸利濟如此。惜乎侯
王不能守之善用耳。若散樸爲器。始制則有名矣。
始猶方纜也。謂樸本無名。方纜制作則有名生焉。
且從無名而有名。既有名而名又有名。將不知其
所止矣。莊子所謂從有適有。巧曆不能得。故曰名
亦既有。而殉名者愈流愈下。遂末忘本。不知其返
矣。故老子戒之曰。夫名者不可馳騫而不返。亦將
知止而自足。苟不知止。足則危殆而不安。知止所
以不殆也。由是而知道在天下爲萬物之宗。流潤
無窮。猶川谷之於江海也。然江海所以流潤於川
谷。川谷無不歸宗於江海。以譬道散於萬物。萬物
莫不賓服於大道。此自然之勢也。意明侯王若能
守其效神速如此。

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
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

此因上言侯王當守道無爲。故此教以守之之要
也。知人者謂能察賢愚。辨是非。司黜陟。明賞罰。指
取摘疵。皆謂之智。但明於責人者。必昧於責己。然
雖明於知人爲智。不若自知者明也。老子謂孔子
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者也。博辯宏大而

危其身者好發人之惡也。去子之恭矜與智能則近之矣。謂是故也。莊子云：所謂見見者非謂見彼也。自見而已矣。所謂聞聞者非謂聞彼也。自聞而已矣。能自見自聞是所謂自知者明也。世之力足以勝人者雖云有力。但強梁者必遇其敵。不若自勝者強。然欲之伐性殆非敵國可比也。力能克而自勝之可謂真強。如傳所云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者。所謂自強不息者也。凡貪得無厭者必心不足。苟不知足。雖尊爲天子。必務厚歛以殃民。雖貴爲侯王。必務強兵而富國。卽縱適其欲。亦將憂而不足。故雖富不富。苟自知足。則鷓鴣偃鼠。藜藿不糝。抑將樂而有餘。此知足者富也。強志好過於人者。未爲有志。惟強行於道德者。爲有志也。所者如此。辰居其所。又故有之義。蓋言其性也。孟子曰：性者故而已矣。世人貪欲勞形。冀立久長之業。殊不知戕生傷性。旋踵而滅亡。誰能久哉。惟抱道凝神而復於性真者。德光終古。澤流無窮。此所謂不失其所者久也。世人嗜味養生以希壽考。殊不知厚味腐腸。氣憊速死。誰見其壽哉。惟養性復真。形化而性常存。入於不死不生。此所謂死而不亡。



者壽也。老子意謂道大無垠。人欲守之。莫知其向
往。苟能知斯數者。去彼取此。可以入道矣。侯王知
此。果能自知自勝。知足強行。適足以全性復真。將
與天地終窮。不止。實萬物調人民而已。又豈肯以
蝸角相爭。以至戕生傷性者哉。

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
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
焉而不爲主。可名爲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
其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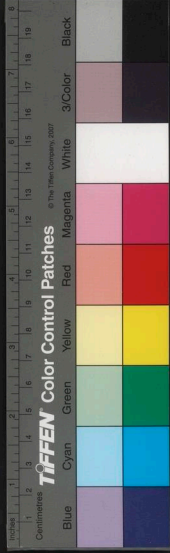
此言道大無方。聖人心與道合。故功大無外。以實
前侯王能守之效也。汎者虛而無着之意。以道大
無方。體虛而無繫著。故其應用無所不至。故曰其
可左右。以體虛無物。故生物而不辭。以本無我。但
任物自生。故生物功成而不名。已有。以與物同體。
故雖愛養萬物。而不爲主。其體所以真常者。以其
至淡無味。無可欲也。由無可欲。故不足視。似可名
於小。若夫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則可名爲大矣。然
小大因物以名之。道豈然耶。是以聖人忘形釋智。
圖於至細。志與道合。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若夫
侯王專務於大。豈能成其大哉。言外之教。亦深切。



矣

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此明前章未盡之意也。無象謂之大象。大象無形。而能入衆形。有形者無不歸。聖人執無我以御天下。故天下莫不往。以其與物同體也。萬物恃之以生。故無往而不利。故云往而不害。然忘於物者。物亦忘之。故物各得其所。而無不安。物物相忘。而無競。故無不平。暖然如春。故無不泰。此所謂萬物賔而天地合。人民和。故聖人終不爲大。而能成其大也。前云道之所以常者。以其淡然無味。無可欲也。若夫樂之于耳。餌之于口。皆有味而可欲者。若張之于途。雖過客亦止之。然雖暫止而不能久留。以其用之有盡。蓋不常也。若夫道之出口。則淡乎無味。不若餌之可欲。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不若樂之可欲。此可名于小。然而其體真。常故用之不可既。既盡也。故可名爲大。此不象之譬。以譬人君苟能執大象以御天下。恬淡無爲。雖無聲色。以悅天下之耳目。無貨利以悅天下之心志。而天下歸。



往樂推而不厭此所謂萬物歸焉而不爲主可
爲大也如此用之豈有盡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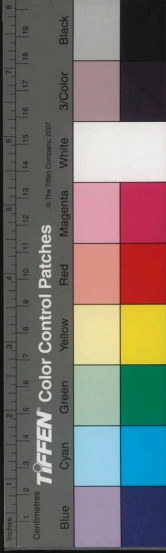
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
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弱勝剛
強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此言物勢之自然而人不能察教人當以柔弱自
處也天下之物勢極則反譬夫日之將昃必盛赫
月之將缺必極盈燈之將滅必熾明斯皆物勢之
自然也故固張者翕之象也固強者弱之萌也固
興者廢之機也固與者奪之兆也天時人事物理
自然第人所遇而不測識故曰微明斯蓋柔弱勝
剛強之義耳譬夫淵爲魚之利處但可潛形而不
可脫脫則塊然無能爲柔弱爲國之利器人主但
可恭默自處不可揭示於人示人則致敵而招侮
將返見其不利也夫是之謂微明世之觀此章皆
謂老子用機智大非本指蓋老子所以觀天之道
執天之行是已殆非機智之端也

道常無爲而無不爲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
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
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此教人君垂流救弊之意也。以其道常無爲而不爲，故侯王但能守之者，而萬物不期化而自化矣。此言守道之效神速如此。然理極則弊生，且而物之始化也，皆無欲。化久而信衰，情鑿其流必至於欲心復作。當其欲作，是在人君善救其弊者，必將鎮之以無名之樸，而後物欲之源可塞也。若施之以有名，則不濟耳。然無名之樸，雖能窒欲，若執此而不化，又將爲動源矣。譬夫以藥治病，病去而藥不忘，則執藥成病。故云無名之樸亦將不欲。此亦不欲則可專以靜而制群動，無敢作者。故云天下將自正。自正者，謂不待正而自正矣。鎮猶壓也。如石壓草，非不生也。蓋以無名之樸鎮壓之而已。若欲樸之心，亦是欲機未絕。是須以靜制之，其機自息。機息則心定，而天下自正矣。故雖無名之樸，可用而不可執，况有名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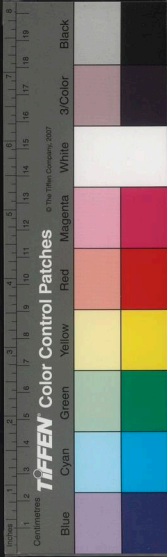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七月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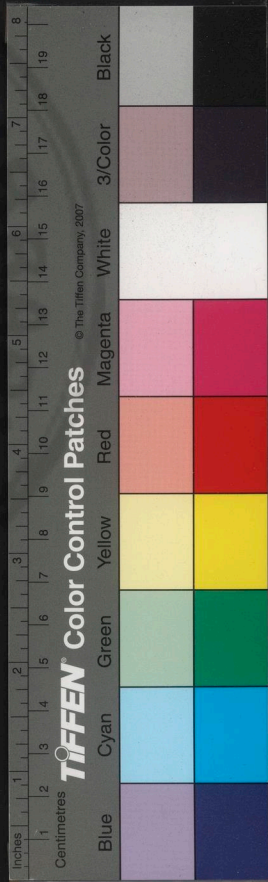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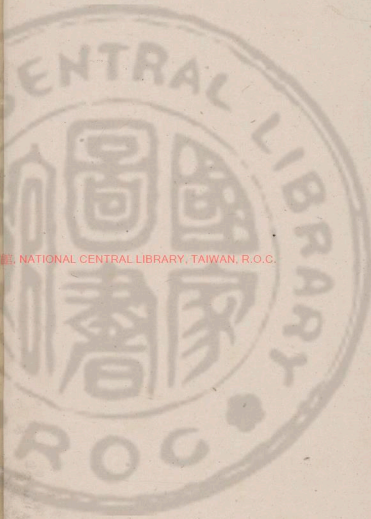


老子道德經下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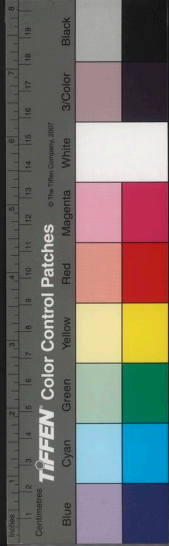
德者下之所歸也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言世降道衰失其德遠教久當返其本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09-11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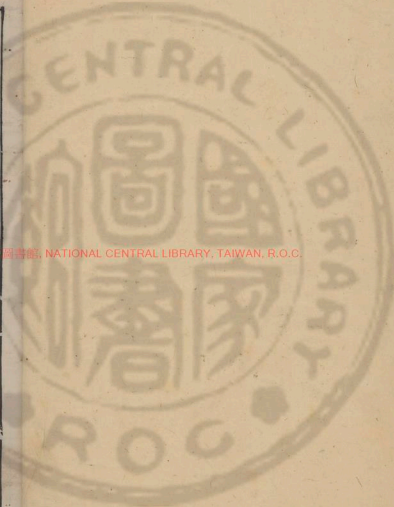
老子道德經解下篇

明建鄴憨山道者釋德清著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
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
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
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
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
之華。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
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此言世降道衰。失真。愈遠。教人當返其本也。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行世五下

道乃萬物之本。德乃成物之功。道爲體而德爲用。故道尊無名。德重無爲。故道言有無而德言上下。此道德之辨也。上德者謂上古聖人與道冥一。與物同體。雖使物各遂生而不自有其德。以無心於德。故德被群生終古不忘。故云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者謂中古以下不知有道。但知有德。故德出於有心。自不能忘。且有責報之心。物難感而易忘。故云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失忘也。以恃也。然上德所以有德者。以德出無爲。功成事遂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下德所以無德者。以德出有心。而又矜功恃爲。故云有以爲。由是觀之。道無真僞。而德則有真有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爲尊。于是始有仁義之名。然仁義皆出於下德。故皆不免有心爲之。但上仁雖爲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上義則恃之矣。故云有以爲。且仁義上者爲真。二王是已。下則爲假。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衰。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尚。不復知有仁義。故上禮爲之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雖正名分。而卒莫能正。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且將攘臂而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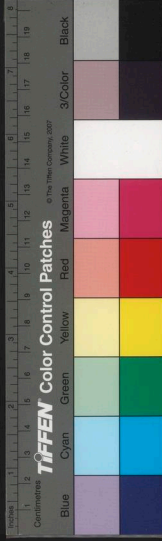
心。而又矜功恃爲。故云有以爲。由是觀之。道無真僞。而德則有真有僞矣。此世數淳薄之辨也。德又下衰。上德不稱而下德爲尊。于是始有仁義之名。然仁義皆出於下德。故皆不免有心爲之。但上仁雖爲而無恃爲之心。故云無以爲。上義則恃之矣。故云有以爲。且仁義上者爲真。二王是已。下則爲假。五霸是已。故不足言。此又下衰。仁義之下則禮爲上矣。禮則但以虛名相尚。不復知有仁義。故上禮爲之有莫之應者。如孔子作春秋。雖正名分。而卒莫能正。此莫之應也。不唯不應。且將攘臂而乃



之。此五霸之餘戲國之習也。且彼既不知仁義則必相因而報復之矣。仍相因之意。又復也。此所以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故其德下衰至此已極。聖人亦無可爲天下之具矣。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故禮乃忠信之薄爲亂之首也。所以愈流愈下者。乃用智之過也。前識猶言蚤智。謂明見利害於未然者。然蚤智在孔子則爲周身之防。所謂明哲保身之意。其次則如范蠡樂毅之儔。以爲避名全節之計。又其次則爲儀秦縱橫遊說之流矣。然在聖人則謂之權。在

樂范則謂之好高而務名。名者實之質。故謂道之華。在儀秦用之則爲愚之始也。此所謂才智君子用之則成名。小人用之則殺身。豈非愚之始耶。故太上以道德爲尊。而仁義次之。故大丈夫處厚而不處薄。務實而不務華。故去彼取此。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爲天下正。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故貴以賤爲本。高以



下爲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爲本耶。非乎。故致數車無車。不欲珠璣如玉。落落如石。

此言道無爲而無不爲。以明無用之用爲大用。欲君人者當以無爲而治也。一者道之體也。其體至虛而無爲。精一無二。凡諸有爲莫不以之爲本。以用也。意謂天地萬物皆以道體而爲本也。故天得之而清覆于上。地得之而寧載于下。神指人心而言。謂人得之而爲萬物之靈。谷卽海也。海得之而容納百川。故長盈萬物得之而各遂其生。侯王得之而爲天下正。正猶長。所謂君長也。如此者雖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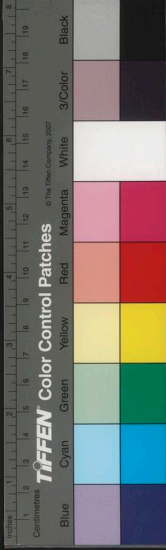
跡不同。而推其本則一。故曰其致之一也。其下又返釋之曰。夫不得此將恐分裂而不能圓覆於上矣。地不得此將恐發動而不能寧載於下矣。人不得此將恐生機休歇而不能子孫孫子疊疊而無窮矣。萬物若不得此將恐絕滅而無有矣。侯王若不得此將恐顛蹶而不能安其貴高之位矣。此老子主意。只重在侯王無以正而貴高將恐蹶這一句。必欲人君當體道無爲而治耳。凡人聽其所用而從於人者謂之下賤。此道之譬也。夫道本無名。故天地萬物皆得而用之。如人之下賤也。且侯王



不得此道而處貴高之位將恐蹶豈不以是而爲基本耶故云貴以賤爲本高以下爲基且侯王自謂曰孤寡不穀此三名者皆賤者之稱也而侯王以之其意豈不是以賤爲本耶非乎所以稱此者正欲人君忘其貴高之名而體道凝神知其無用爲用耳且而侯王所以貴高者以百官執事總之而爲君若指其所用而各有所事至若人君則無所用其事矣所謂臣道有爲而君道無爲也若夫輪輻衡軛會之而爲車故數其車則件件可數其車則無可數矣以無可數故得車之用是故侯王以無爲之道而後方大有爲也然道之在物本無貴賤高下之分故侯王當體道忘懷不可執貴高之名而取顛蹶之患故誠之曰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謂不可視已碌碌如玉之貴視物落落如石之賤也苟忘貴賤之分則人人皆爲我用矣豈非無用之爲大用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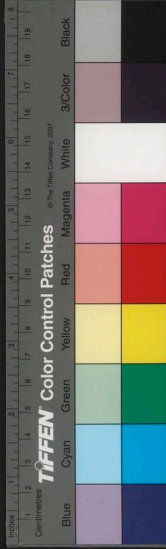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此承上章以明道爲天地萬物之本也反者道之體也謂道體虛無至靜爲群動之主世人祇知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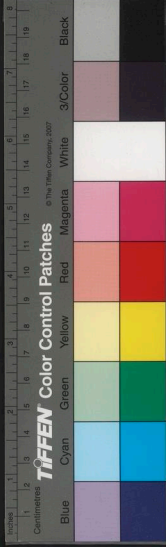
之爲動。不知動處卽靜。易云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以其群動之動皆自虛無至靜而發。不動而動。故云反者道之動也。然道體至虛柔弱無用而爲天下有用之本。世人祇知有用之用。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故云弱者道之用。是故世人祇知天下之物生於有。而不知有生於無也。苟知有生於無。則自然不事於物。而能體道凝神矣。豈易得哉。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爲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貞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惟道善貸且成。

此言道出常情而非下愚小智之所能知。必欲上根利智可能入也。謂上根之人志與道合。一有所聞便身體而力行之。如顏子聞者未嘗不知。知之未嘗不行。故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若夫中人之資則且信且疑。或日月至焉。故曰若存若亡。至若下根之士卽有所聞了不相蒙。而且以爲怪。故大笑之矣。以道出常情非愚所測。此輩不笑不足以爲道。以其道與常情每相反而已矣。何以知之。故



古之建言者有云。明道若昧。此下十二句皆古之立言者之辭。老子引之以明相反之意。謂小人用智。恃知以爲能。聖人光而不耀。以有智而不用。故明道若昧。小人矜誇競躁。聖人以謙自守。以卑自牧。故進道若退。世人崖巖自高。聖人心與道合。同塵混俗。和而不同。故夷道若類。世人局量扁淺。一毫不容。聖人心包天地。德無不容。如海納百川。故上德若谷。小人內藏瑕疵。而外矯飾以爲潔。聖人純素貞白。一塵不染。而能納污含垢。示同庸人。故大白若辱。小人一德不忘。必恃自多。而責報於人。

聖人德被群生。而不以爲功。故廣德若不足。小人一善之長。必銜弄自售。欲求知於人。聖人潛行密用。凡有所施於人者。惟恐人之知已也。如泰伯三讓民。無德而稱。故建德若偷。小人隨時上下。見利而趨。望勢而變。聖人之心。貞介如玉。而不可奪。而能與世浮沉。變化無窮。無可不可。故質貞如渝。渝變也。世人圭角自立。一定而不化。聖人心如太虛。無適不可。故大方無隅。隅猶定向也。世人小智自用。以圖速效。聖人深畜厚養。藏器於身。待時而動。迫不得已。而後應。乘運而出。必爲天下之利具。故



道備無餘下編
七
大器晚成所以然者譬夫大音之希聲大象之無形殊非常情之所易見易聞宜乎下士聞而大笑之也以其世之所尚者名也然道隱於無名又豈常情所易知耶所以聖人之廣大難測者以其有大道也夫惟道也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曲成萬物而不遺故曰善貸且成聖人如此所以世人皆以大似不肖而輕笑之然不笑不足以爲道也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冲氣以爲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爲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爲教父

此承前言道體冲虚而爲天地萬物之本誠人當以道爲懷以謙自處也謂道本無名強名之一故曰道生一然天地人物皆從此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是則萬物莫不負陰而抱陽也所以得遂其生不致夭折者以物各舍一冲虚之體也和氣積中英華昭著秀實生成皆道力也故云冲氣以爲和是則物物皆以冲虚爲本也且冲虚柔弱與物不類似乎無用人皆惡之而不取殊不知無用之用爲大用也卽如世人之所惡者唯孤



寡不穀以爲不美。而王公返以此爲稱者。豈不以
柔弱爲天下之利器耶。且孤寡不穀。皆自損之辭
也。然而侯王不自損。則天下不歸。故堯舜有天下
而不與。至今稱之。澤流無窮。此自損而人益之。故
曰或損之而益。若夫桀紂以天下奉一己。暴戾恣
睢。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故雖有天下。而天下叛
之。此自益者而人損之。故曰或益之而損。以人人
皆具此道。但日用不知。須待教而後能。且人之所
教者。我亦未嘗不教之也。惟人不善教人。祇知增
益。知見使之驕矜恃氣。好爲強梁。殊不知強梁者

不得其死。我唯教人。以日損其欲。謙虛自守。以全
冲和之德。是故吾將以爲教父。而風天下以謙虛
之德也。教父猶木鐸意。

天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無間。吾是以知
無爲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

此承上言無爲之益。以明不言之教也。然天下之
至堅。非至柔不足。以馳騁之。如水之穿山。透地。浸
潤金石。是已。若以有入。有卽相觸。而有間。若以空
入。有則細無不入。如虛空遍入一切有形。卽纖塵
芒芴無所不入。以其虛也。若知虛無之有用。是知



無爲之有益矣。前云人不善教人者以其有言也。有言則有跡。有跡則恃智。情智則自多。自多者則矜能而好爲。凡好爲者必易敗。此蓋有言之教。有爲之無益也。如此則知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此言名利損生。誠人當知止足也。謂世人祇知名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名。殊不知名乃身外之虛聲耳。與身較之。身親而名疎。故曰孰親。貨利也。謂世人祇知利之可貪。故忘身以殉利。殊不知利乃身之長物耳。與身較之。身在則有餘。故曰孰多。世人不察。每役役於名利之間。貪得而無厭。戕生而傷性。與夫貪得而身亡。不若身存而遠害。故曰得與亡孰病。故凡愛之甚者。費必大。藏之多者。亡必厚。如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雀未得而珠已失。此愛之甚。而不知所費者大矣。如歛天下之財。以縱鹿臺之欲。天下叛而臺已空。此藏之多。而不知所亡者厚矣。不唯愛者費。而藏者亡。抑且身死名滅。國危而不安。斯皆不知止足之過也。故知足則不



辱知止則不殆。卽斯可以長久矣。噫。老氏此言。可謂破千古之重昏。啓膏肓之妙藥。昭然如揭。日月於中天也。而人不察乎此。惜哉。

大成若缺。其用不敝。大盈若冲。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辨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淨爲天下正。此言聖人法天制用。與道爲一。故能勝物。而物不能勝。以申明前章不言之教。無爲之益也。大成若缺。其用不敝者。若天地生物。曲成萬物。而不遺。可謂成之大矣。然必春生而夏方長之。秋殺而冬方成之。以此觀之。似若有所缺。苟不如此。若一徑生

長而無秋冬之肅殺。不但物不能成。而造物者亦將用之而敝矣。由其若缺。故所成者大。而其用不敝也。大盈若冲。其用不窮者。若陽和之氣。克塞天地。無處不至。無物不足。可謂盈矣。其體冲虛。而不可見。若塊然可見。亦將用之有盡矣。由其若冲。故旣已與人。已愈有。旣已爲人。已愈多。故其用不窮也。大直若屈者。若一氣浩然。至大至剛。可謂直矣。然潛伏隱微。委曲周匝。細入無間。故若屈。由若屈。故能伸其生意也。大巧若拙者。若天之生物。刻雕衆形。而不見其巧。故云若拙。若恃其巧者。巧於此



而拙於彼則巧非大矣。大辨若訥者上云若缺則天地無全功。故人猶有所憾。然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是則生物之功不辨而自白矣。故曰若訥。是以天地不言而萬物成。聖人不言而教化行。以聖人法天制用。故以不言之教無爲之化。似乎不勝。而物卒莫能勝之也。且躁能勝寒而不能勝熱。靜能勝熱而不能勝寒。斯皆有所勝。則有所不勝。是故聖人貴乎清淨爲天下正。此其不言之教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矣。

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

此承上清淨無爲之益。甚言多欲有爲之害。以誠人君當以知足自守也。謂上古之世有道之君。清淨無欲無爲而化。故民安其生樂其業。棄却走馬而糞。田疇所以家給人足而無不足者。及世衰道微。聖人不作。諸侯暴亂。各務富國強兵。嗜欲無厭。爭利不已。互相殺伐。故戎馬生於郊。以致民不聊生。奸欺並作。此無他。是皆貪欲務得不知知足之過也。故天下罪之大者莫大於可欲。以其戕生傷



性敗亂彛倫以至君臣父子皆失其分者皆見可欲之罪也以招敗國亡家覆宗滅族之禍者皆不知止足所致也由不知足故凡見他人之所有而必欲得之然欲得之心爲衆罪大禍之本故咎之大者莫大於欲得欲得者心不足也古人云若厭於心何日而足以貪得不止終無足時惟知足之足無不足矣故常足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爲而成

此承上言聖人所以無爲而成者以其自足於已

也謂聖人性真自足則智周萬物無幽不鑿故天下雖大可不出戶而知天道雖微可不窺牖而見以其私欲淨盡而無一毫障蔽故也若夫人者沉冥利欲向外馳求以利令智昏故去性日遠情塵日厚塵厚而心益暗故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淡然無欲不事於物故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曰不行而知如此則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故曰不見而名道備于己德被群生可不言而喻故曰不爲而成是皆自足於性也

爲學日益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無爲而



無不爲。故取天下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

下

此承上言無爲之德。由日損之功而至也。爲學者增長知見。故日益。爲道者克去情欲。隳形泯智。故日損。初以智去情。可謂損矣。情忘則智亦泯。故又損。如此則心境兩忘。私欲淨盡。可至於無爲。所謂我無而民自化。民果化則無不可爲之事矣。此由無爲而後可以大有爲。故無不爲。是故取天下者貴乎常以無事也。無事則無欲。我無欲而民自正。民自正而天下之心得。天下之心得則治國如視諸掌。此所以無事足以取天下也。若夫有事則有欲。有欲則民擾。民擾則人心失。人心既失則衆叛親離。此所以有事不足以取天下也。無爲之益。天下希及之者。此耳。舊注取字訓爲攝化之意。應如春秋取國之取。言得之易也。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爲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慄慄爲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此言聖人不言之教。無心成化。故無不可教之人。



也。常者一定不移之意。謂聖人之心。至虛無。我以
至誠待物。曾無一定之心。但以百姓之心爲心耳。
以聖人復乎性善。而見人性皆善。故善者固已善
之。卽不善者亦以善遇之。彼雖不善。因我以善遇
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善矣。故曰德
善。以聖人至誠待物。而見人性皆誠。故信者固已
信之。卽不信者亦以信待之。彼雖不信。因我以信
遇之。彼將因我之德所感。亦化之而爲信矣。故曰
德信。以天下人心不古。日趨於澆薄。聖人處其厚
而不處其薄。汲汲爲天下渾厚其心。慄慄猶汲汲
也。百姓皆注其耳目者。謂注目而視。傾耳而聽。司
其是非之昭昭。聖人示之以不識不知。無是無非。
渾然不見有善惡之跡。一皆以淳厚之德而遇之。
若嬰孩而已。故曰皆孩之。若以嬰孩待天下之人。
則無一人可責其過者。聖人之心如此。所以不言
而信。無爲而化。則天下無不可教之人矣。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
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
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兕無所投其
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



地

此言聖人所以超乎生死之外者以其澹然無慾忘形之至善得無生之理也。出生入死者謂死出于生也。言世人不達生本無生之理故但養形以貪生。盡爲貪生以取死。是所以入于死者皆出于生也。大約十分而居其九而不屬生死者唯有一焉。而人莫之知也。生之徒者養形壽考者也。死之徒者泊欲忘形火馳而不返者也。動之死地者嗜欲戕生無所避忌者也。舉世之人盡此三種而皆不免入於死者以其出於貪生也。何所以故。以其生生之厚耳。是皆但知養生而不知養生之主。苟不知養生之主皆爲不善養生者也。攝養也。蓋聞善養生者不養其生而養其生之主。然有其生者形也。主其生者性也。性爲生主。性得所養而復其真。則形骸自忘。形忘則我自空。我空則無物與敵。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避甲兵。色欲伐性甚於兕虎甲兵也。以無我故縱遇之而亦無可傷。故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亦無所容其刃矣。夫何故。以其無死地焉。是知我者生之寄。生者死之地也。無我無生又何死之有。孔子曰未知生焉。



知死。是知生本無生。則知死亦不死。此所以貴朝聞道而夕死可矣。非超乎生死之外者。不易致此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畜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爲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此言道德爲萬物之本。欲人體道虛懷而造乎至德也。然道爲天地根。故萬物非道不生。且道但能生之而已。然非德不畜。畜長養也。如陽和之氣。含育而培養之。皆其德也。故道德無形。乃因物以形。形猶見也。苟不知道德之大。但卽物而觀。可知已。故曰物形之。且道之生物。唯一氣流行。苟無四時寒暑之序。生殺之勢。則雖生之畜之。而亦不能成熟之也。所以成萬物者。又因其勢也。勢者凌逼之意。若夫春氣逼物。故物不得不生。秋氣逼物。故物不得不成。此其皆以勢成之也。觀其成物之功。故知其道無位而尊。無名而貴。所以如此尊貴者。乃道體之自然。又非有以命之者。故曰莫之命而常自然。若侯王之尊。則受命於天。卿相之貴。則受命於君。故凡稟命而得之者。亦可奪而失之也。豈常



然耶。以道德乃天然尊貴故莫之命而常自然耳。所以常然而不失者以其體至虛故其用至大。所以萬物賴之以生長之既生長而又含育之既育而又成熟之既成熟而又愛養以覆護之此所謂成始成終而道德之量何如耶。且如此生之生生不已而不自有其生如此作爲以成熟之而不自恃其爲雖爲萬物之主而不自以爲宰所以爲玄德也是故君天下者貴乎體道虛懷而造乎德之至也。

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知其母復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勦。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見小曰明守柔曰強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襲常。

此言體道之方當以背物合道爲要妙也。由萬物皆資始乎道故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所謂道生之也。是知道爲體而物爲用。故道爲母物爲子。人若但知道體虛無而不知物從此生。是知母而不知子。則淪於斷滅。若但知物而不知道則殉物而忘道。則失其性真。所以既知其母亦復要知其子。所謂有體有用也。既知物從道生則不事於物。



故曰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所謂用不離體也體用
兩全動靜不二故沒身不殆殆危也又盡也下示
守母之方允爲口門乃眼耳爲視聽之根謂道本
無言言生理喪妄機鼓動說說而不休去道轉遠
唯是必緘默以自守所謂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
曰塞其兌然道之於物耳得之而爲聲目得之而
爲色若馳聲色而忘返則逐物而背性是必收視
返聽內照獨朗故曰閉其門如此則終身用之而
不勤矣勤勞也若徒執言說以爲得以資耳目之
欲火馳而不返則是開允濟事喪心於物則終身
不可救矣是皆不能戒謹於隱微之間而忽於欲
機之兆非爲明也孔子曰知機其神乎故曰見小
曰明以道自勝故曰守柔曰強是故學人當用其
光復其明則無遺身殃也然光道之用也明道之
體也用不離體故用愈光而體愈明此所以能無
遺其殃也承襲也且真常之道吾固有之但凡人
不能承襲而自絕耳苟能如此做工夫則綿綿而
不絕矣故曰是謂襲常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唯施是畏大道甚夷而民
好徑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



財貨有餘是爲盜夸

韓非本
作竿

非道哉

此言世衰道微人心不古而極歎道之難行也。介然猶些小乃微少之意。蓋謙辭也。老子意謂使我少有所知識而欲行此大道於天下。奈何天下人心奸險可畏而將施之於誰耶。故曰唯施是畏。且有施而無受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所謂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災及其身者。故可畏何也。以大道甚坦夷直捷而民心邪僻。不由於大道皆好徑矣。民好徑則教化衰。教化衰則奸愈甚。奸愈甚則法益嚴。故曰朝甚除。除謂革其弊也。且法令滋彰賊盜多有。是以朝廷之法日甚嚴而民因法作奸。更棄本而不顧。好爲游食。故田日甚蕪。田甚蕪則倉日甚虛。倉甚虛而國危矣。風俗之壞。民心之險。一至于此。君人者固當躬行節儉。清淨無欲。以正人心可也。且在上之人猶然不知止足。而虛尚浮華。極口體之欲。而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而積貨財。且上行下效。捷如影響。故上有好之而下必有甚焉者。是則民之爲盜皆由上以唱之也。故曰是爲盜竿。竿樂之首。而爲先唱者也。如此豈道也哉。上下人心之如此。所以道之難行也。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此言聖人所以功德無窮。澤及子孫者。皆以真修爲本也。舉世功名之士。靡不欲建不拔之功。垂不朽之業。至皆不能悠久者。以其皆以智力而建之。則有智力過之者。亦可以拔之矣。抱守也。脫猶奪也。謂失脫也。以機術而守之。則有機術之尤者。亦可以奪之矣。是皆不善建。不善守者也。至若聖人復性之真。建道德於天下。天下人心感服。確乎而不可拔。故功流萬世。澤及無窮。傑然而不可奪。此皆善建善抱。所以福及子孫。故祭祀綿遠而不絕也。是故學道之人。修之於身。故其德乃真。莊子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爲國家。其土苴。以爲天下。故曰。修之家。其德乃餘。修之鄉。其德乃長。修之國。其德乃豐。修之天下。其德乃普。故以性觀身。則性真而身假。若以我身而觀天下之身。則性同而形忘。以此觀家。則家和。以此觀鄉。則鄉睦。以此觀



國則國治。以此觀天下則天下平。所謂以性融物。則天下化。會物爲己。則天下歸。故其德乃普。是以聖人一真之外無餘事。故唯以此

含德之厚。比于赤子。毒蟲不螫。以尾毒傷物曰據。攫鳥不搏。以翅擊物曰搏。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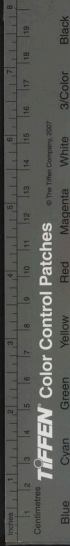
壯之合而峻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嗌不頃。和之至也。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物壯

則老。謂之。不道。不道。早已。

此承上言聖人善建善抱而不爲外物之所搖奪者。以其所養之厚也。然人之所以有生者。賴其神與精氣耳。此三者苟得其養。如赤子則自不被外物所傷矣。故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且毒蟲猛獸攫鳥。皆能傷人之物。至於赤子。則毒蟲雖毒。而亦不螫。猛獸雖惡。而亦不據。攫鳥雖梟。而亦不搏。何也。以其赤子不知不識。神全而機忘也。所謂忘於物者。物亦忘之。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彼雖惡而不傷。以其無可傷之地。此言聖人神之王也。且如赤子之骨最弱。筋極柔。手無執。而屈握極固。不可擘。且又不知陰陽之合。而峻亦作者。乃精滿之至。聖人筋骨亦柔弱。而所握亦堅固者。以其精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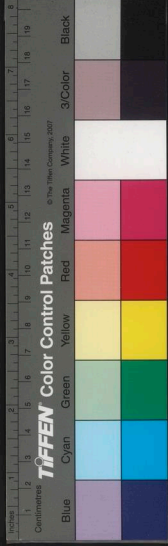


之至也。故草木之有精液者則柔弱而連固。精竭者則枯槁而萎散。是知聖人如嬰兒者以精得其養故也。然赤子終日號啼而咽嗑不啜啞者以其心本不動而無哀傷怨慕之情。乃氣和之至。聖人之心和亦然。斯三者皆得其所養之厚。故所以比赤子之德也。且此三者以神為主。以精爲衛。以氣爲守。故老子教人養之方。當先養其氣。故曰知和曰常。何也。蓋精隨氣轉。氣逐心生。故心妄動則氣散。氣散則精益。所謂心著行姪男女二根自然流液。故善養者當先持其心。勿使妄動。心不妄動則平。定心平則氣和。氣和則精自固。而神自安。真常之性自復矣。故曰知和曰常。如所云不認緣氣之心爲心。則真常之性自見。故曰知常曰明。意謂知真常之性者可稱明智矣。苟不知真常之性。徒知形之可養。而以嗜欲口腹以益其生。殊不知生反爲其戕。性反爲其傷。故曰益生曰祥。祥妖也。言益生反爲生之害也。心不平則妄動而使氣氣散。則精竭。精竭則形枯。故曰心使氣曰強。強木之枯槁也。過強曰壯。故曰物壯則老。草木之物過壯則將見其枯槁。而老人之精神元氣不知所養。而作



喪太過可謂不道之甚矣不道之甚乃速其死也故曰不道早已已者絕也此老氏修養功夫源頭蓋出於此而後之學者不知其本妄構多方傍門異術失老氏之指多矣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踈不可得而利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故爲天下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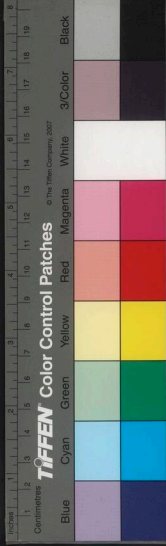
此言聖人所以爲天下貴者以其善得所養妙契忘言而能與道玄同也謂聖人自知之明故善能含養于心而不形於言以自知之真言有所不及也若夫常人嘵嘵資於口談者皆非真知者也故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下言養之方兌爲口爲說謂聖人緘默自守不事口舌故曰塞其兌不事耳目之玩故曰閉其門遇物渾圓不露鋒芒故曰挫其銳心體湛寂釋然無慮故曰解其紛紛謂紛紜雜想也含光歛耀順物忘懷故曰和其光同其塵此非妙契玄微者不能也故曰是謂玄同聖人造道之妙大而化之至於此其心超然塵表故不可得而親精誠動物使人見而不能捨故不可得



而踈淡然無欲故不可得而利。妙出死生故不可得而害。視王侯之位如隙塵故不可得而貴。披褐懷玉故不可得而賤。以其聖人跡寄寰中心超物表不在親踈利害貴賤之間。此其所以爲天下貴也。

以正治國。以竒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民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技巧竒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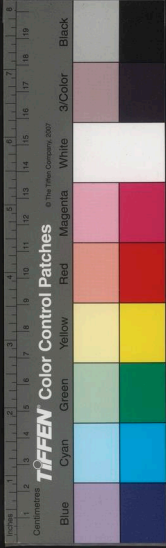
此言治天下國家者當以清淨無欲爲正而不可用竒巧以誘民也。且竒巧詐術是爲詭道但可用之於兵。不可以治國。故曰以正治國以竒用兵。然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乃好事者爲之耳。非取天下之具也。故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無事可以取天下之然哉。以此。此指下文有事而言。蓋忌諱利器技巧法令皆有事也。此何以不足取天下。且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謂禁不敢作。諱謂不敢言。只如文王之囿七十里與民共之。芻蕘雉兔取之者無禁。卽有不便於民者言之不諱。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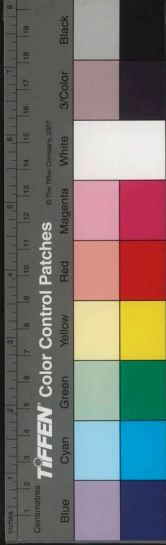
以民得安其生。故在上者無事而民日富。今則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取之者死。民有不便言之者。戮故民不聊生。且又無所措手足。此多忌諱之事。而民彌貧也。賢者國之利器也。今國無道賢者在野。是利器在民不在朝。所以國家滋昏。由上多欲好奇。故人心雕琢。技巧日生。技巧生而奇物滋起。奇物起則貪愈甚。貪愈甚而盜賊生。故法令滋彰而盜賊多有也。以此天下擾擾而不安。是皆有爲妄動。有事多欲之過也。故古之聖人有言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宜矣。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爲奇。善復爲妖。人之迷。其日固久。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剝。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此詳言上章有爲之害而示之以無爲之方也。悶悶無知貌。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之意。由百姓皆注其耳目。若示有知。卽上云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矣。故聖人潛行密用。令其悶悶。然若無所知。則民情不整。奸僞自然不生。故其政悶悶。其民



醇醇若其政令察察然分星擘兩則民多不自安
缺缺然憂有餘矣故云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缺缺
多憂不足之意蓋禍福之機端在人心之所萌若
其機善則禍轉爲福若其機不善則福轉而爲禍
此禍福相倚伏也由人機心不息則禍福旋轉如
循環之無端人孰能知其止極耶故孔子曰知機
其神乎謂是故也然禍福循環之如此豈無真人
而以理正之耶但世衰道微人心不古邪正不分
善惡顛倒本示之以正則彼反以爲奇詭本教之
以善而彼返以爲妖怪正所謂未信而勞諫則以
爲厲謗此人心之迷固已久矣縱有聖人之教亦
不能正之矣莊子曰三人行一人迷方猶有解者
二人惑則不能易今天下皆迷其誰能解之耶是
以聖人遊濁世以化民貴在同塵和光渾然無跡
故雖方而不傷其割割謂割截乃鋒稜太露也雖
廉而不傷於劇劇謂刻削太甚也雖直而不傷於
肆肆謂任意無忌也雖光而不傷於耀耀謂銜耀
已見也此聖人有所長而能養其所長故爲天下
貴此所以無爲而治好靜而自安無爲而民自化
矣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復。早復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此言聖人離欲復性以爲外王內聖之道也。嗇有而不用之意。老子所言人天莊子解之甚明。如曰不以人害天。不以物傷性。蓋人指物欲。天指性德也。言治人事天莫若嗇者。然嗇卽復性工夫也。謂聖人在位貴爲天子。富有四海。其子女玉帛聲色貨利充盈于前。而聖人以道自守。視之若無。澹然無欲。雖有而不用。所謂堯舜有天下而不與。此以嗇治人也。聖人并包四海。智周萬物。不以私智勞慮而傷其性真。所謂毋搖爾精。毋勞爾形。毋使汝思慮營營。蓋有智而不用其智。此以嗇事天也。復性工夫。莫速于此。故曰是謂之早復。此復字是復卦不遠復之意。言其速也。又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之意。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然有心之德。施於外。故輕而不厚。復性之功。天德日全。不期復而自復。所謂復見天地之心。故曰早復謂之重積德。能重積德則無不克矣。此克字乃克敵之克。



卽顏子克己之克以性德日厚則物欲消融而所
過者化無物與敵則其德高明廣大民無德而稱
焉故曰無不克則莫知其極極至極猶涯量也此
內聖之德既全雖無心於天下乃可以托於天下
故曰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此內聖之道真以治身
其緒餘以爲天下國家故曰可以有國此道先天
地不爲老後天地不爲終故曰可以長久古人所
言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者如此而已結句蓋
古語老子引證以結其意耳

治大國若烹小鮮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
神其神不傷人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夫兩
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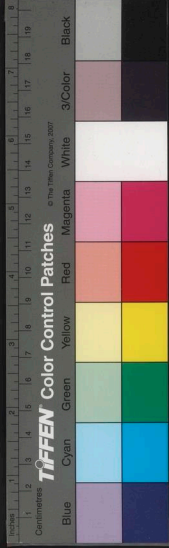
此言無爲之益福利于民返顯有爲之害也凡治
大國以安靜無擾爲主行其所無事則民自安居
樂業而蒙其福利矣故曰若烹小鮮烹小鮮則不
可撓撓則糜爛而不全矣治民亦然夫虐政害民
災害並至民受其殃不知爲政之道乃以鬼神爲
厲而傷人反以祭祀以要其福其實君人者不道
所致也若以道德君臨天下則和氣致祥雖有鬼
而亦不神矣不神謂不能爲禍福也且鬼神非無



然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豈不昭格于上。下耶。第雖靈爽赫然。但只爲民之福。不爲民害。故曰非其鬼不神。但其神不傷人耳。然非其神不傷人。實由聖人含哺百姓。如保赤子。與天地合其德。鬼神合其吉凶。而絕無傷民之意。故鬼神協和而致福也。故曰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之。如湯之時。七年大旱。湯以身代犧牲。藉茅以禱。致雨三尺。故民皆以湯王克誠感格所致。斯蓋由夫兩不相傷。故其德交歸焉。此無爲之德。福民如此。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爲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欲。故大者宜爲下。

此言君天下者當以靜勝爲主。不可以力相尚也。夫流之在下者。如江海衆水歸之。故大國之在天。下衆望歸之。故如流之在下。以爲天下之交。納汗含垢無所不容。又虛而能受。如天下之牝也。凡物之雌曰牝。雄曰牡。牡動而牝靜。動則不育。靜能有生。是牝以靜勝牡也。以此譬喻聖人之德。然聖人



爲天下牝者以天下之人衣食皆賴之以生爵祿皆賴之以榮萬幾並集于一人故君道無爲而皆任其所欲各遂其所生所謂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似牝以靜勝牡也是則靜爲群動之歸趨故以靜爲下大字小事大皆有以下之也取者得之易也大字小如母育子小事大如子奉母精神相孚相得最易故如掇之也然大字小必有所容故曰或下以取以猶左右之也小事大必有所忍故曰或下而取而因而取之也皆無妄動之過故交歸焉且大國之欲不過兼畜人非容無以成其

大。小國之欲不過入事人非忍無以濟其事兩者既各得其所欲而大者更宜下何也以大國素尊難于下耳故特勉之此老子見當時諸侯專於征伐以力不以德知動不知靜徒見相服之難而不知下之一字爲至簡之術蓋傷時之論也

道者萬物之與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爲天下貴此言道之爲貴誠人當勉力以求之道者萬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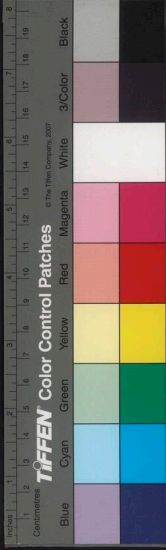


之與。與者室之西南隅。有室必有與。但人雖居其室而不知與之深遠。以譬道在萬物施之日用。尋常之間。人日用而不知。故如與也。然道既在萬物。足知人性皆同。雖有善惡之差。而性未嘗異。以其俗習之偏耳。故善人得之以爲寶。惡人雖失亦賴此道保之以有生。故曰所保苟非其道。以保之則同。無情瓦石矣。足見理本同也。所謂堯舜與人同耳。由此觀之。天下豈有可棄之人耶。且一言之美。則可以市。市利也。一行之尊。則可以加于人之上。况大道之貴。豈止一言之美。一行之尊。且人之全具。而不欠缺一毫者。斯則不善之人。又何棄之有耶。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此古語也。老子解之曰。然天子三公不足爲尊貴。拱璧駟馬不足爲榮觀。總不如坐進此道。所以貴此道者何耶。豈不曰求道以得之。縱有罪亦可以免之耶。是知桀紂天子也。不免其誅。四凶三公也。不免其戮。非無拱璧駟馬而竟不能免其罪。故夷齊諫武王而不兵。巢許傲天子而不譴。豈非求以得有罪。以免耶。况夫一念復真。諸罪頓滅。苟求而得。立地超凡。故爲天下貴也。



爲無爲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爲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此言聖人入道之要妙。示人以真切工夫也。凡有爲謂智巧。有事謂功業。有味謂功名利欲。此三者皆世人之所尚。然道本至虛而無爲。至靜而無事。至淡而無味。獨聖人以道爲懷。去彼取此。故所爲者無爲。所事者無事。所味者無味。故世人皆以名位爲大。以利祿爲多。而取之。然道至虛微淡泊。無物皆以爲小。少。故棄而不取。聖人去功與名。釋智遺形。而獨與道游。是去其大多。而取其小。少。故以至小爲至大。至少爲至多。故大其小。而多其少也。試觀世人報怨以德。則可知矣。何也。且世之人。無論貴賤。事最大而難解者。怨也。然怨之始也。偶因一言之失。一事之差。遂相構結。以至殺身滅名。亡國敗家之禍。甚至有積怨深憤。父子孫累世相報。而未已者。此舉世古今之恒情也。豈非其事極大。且多哉。惟聖人則不然。察其怨之未結也。本不有。始結也。事甚小。旣結也。以爲無與於已。故無固



執不化之心亦無有我以與物爲匹敵其既往也
事已消之求其朕而不可得以此觀之則任彼之
怨在我了無報之之心矣然彼且以爲有怨在我
全無報復之心彼必以我爲德矣是所謂報怨以
德非謂曲意將德以報怨也孔子以直報怨正謂
此耳斯則怨乃事之至大而多人人必有難釋者
殊不知有至易者存焉是所謂爲無爲事無事大
其小而多其少也天下之事尙獨於怨而事事皆
然故天下之事至難者有至易存焉至大者有至
細存焉人不見其易與細而于難處圖之大處爲
之必終無成苟能圖之於易而爲之於細鮮不濟
者以天下難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故
也作者始起也是以聖人虛心體道退藏於密跡
愈隱而道愈光澤流終古而與天地參此所謂終
不爲大故能成其大也老子言及至此抑恐世人
把易字當作容易輕易字看故誠之曰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謂世人不可將事作容易看也
且容易許人謂之輕諾凡輕許者必食言而寡信
見事之容易而輕爲者必有始而無終是故易字
非容易也世人之所難而聖人之所易世人之所



易而聖人之所難故曰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猶
應作尤古字通用更也謂世人之所甚易者而聖
人更難之故終不難耳觀夫文王兢兢周公業業
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皆聖人之所難也余少誦
易難於易爲大於細二語只把作事看及余入山
學道初爲極難苦心不可言及得用心之訣則見
其甚易然初之難卽今之易今之易卽初之難然
治心如此推之以及天下之事皆然此聖人示人
入道之真切工夫也志道者勉之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爲之於
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
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爲者敗之執者失之聖
人無爲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
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
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
不敢爲

此釋上章困難于易爲大于細之意以示聖人之
要妙只在爲人之所不爲以爲學道之捷徑也治
人事天工夫全在於此安與未兆蓋一念不生喜
怒未形寂然不動之時吉凶未見之地乃禍福之



先所謂幾先也。持字全是用心力量。謂聖人尋常心心念念朗然照于一念未生之前。持之不失。此中但有一念動作。當下就見就知。是善則容。是惡則止。所謂早復。孔子所謂知幾其神乎。此中下手甚易。用力少而收功多。故曰其安易持。兆是念之初起。未兆卽未起。此中喜怒未形而言謀者。此謀非機謀之謀。乃戒慎恐懼之意。于此着力。圖其早復。蓋第一念爲之於未有也。若脆與微。乃是一念始萌。乃第二念耳。然一念雖動。善惡未著。甚脆且微。於此着力。所謂治之於未亂也。合抱之木。已下

三句皆譬喻。毫末喻最初一念。累土足下喻最初一步工夫也。上言用心于內。下言作事于外。爲執二句。言常人不知着力於未然之前。却在既發之後。用心爲之。則返敗執之。則反失矣。聖人見在幾先。安然于無事之時。故無所爲。而亦無所敗。虛心鑒照。故無所執。而亦無所失。以其聖人因理以達事耳。常民不知在心上做。却從事上做。費盡許多力氣。且每至於幾成而敗之。此特機巧智謀。有心做來。不但不成。縱成亦不能久。以不知聽其自然耳。慎終如始。始乃事之初。終乃事之成。天下之事



縱然盈乎天地之間聖人之見察其始也本來不
有以本不有故將有也任其自然而無作爲之心
及其終也事雖已成觀之亦似未成之始亦無固
執不化之念此所謂慎終如始故無敗事也是以
已下總結聖人返常合道也若夫衆人之所欲者
功名利祿玉帛珍奇所學者權謀智巧火馳於此
往而不返皆其過也至於道德無爲皆以爲賤而
所不欲以爲無用而不學故恃智好爲以傷自然
之樸聖人離欲釋智以復衆人之過耳以恃萬物
之自然故終不敢爲也莊子內聖外王學問全出
於此吾人日用明此可以坐進此道以此用世則
功大名顯伊周事業特緒餘耳豈不至易哉
古之善爲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
智多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
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乃至於大順

此言聖人治國之要當以樸實爲本不可以智誇
民也明者昭然揭示之意愚者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之意夫民之所趨皆觀望於上也所謂百
姓皆注其耳目凡民之欲蔽皆上有以啓之故上



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也。故聖人在上善能以斯道覺斯民。當先身以教之。上先不用智巧。離欲清淨。一無所好。若無所知者。則民自各安其日用之常。絕無一念好尚之心。而黠滑之智自消。奸盜之行自絕矣。所謂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爲而民自化。故曰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此重在以字。前云衆人皆有以以。如春秋以某師之以謂左右之也。此其上不用智。故民易治耳。然民之難治者。皆用智之過也。足知以智治國者。逐爲害也。乃國之賊。不用智而民自安。則爲國之福矣。人能知此兩者。可爲治國之楷式也。楷式好規模也。苟能知此楷式。是謂之玄德矣。玄德謂德之玄妙。而人不測識也。故歎之曰。玄德深矣。遠矣。非淺識者所可知也。民之欲火馳而不返。唯以此化民則民自然。日與物相反。而大順於妙道之域矣。語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猶有智也。况玄德乎。

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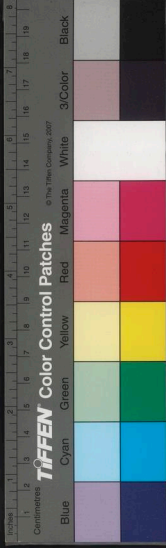
此教君天下者以無我之德故天下歸之如水之
就下也百川之水不拘淨穢總歸于江海江海而
能容納之以其善下也此喻聖人在上天下歸之
以其無我也欲上民必以言下者言者心之聲也
故君天下者尊爲天子聖人虛心應物而不見其
尊故凡出言必謙下如曰孤寡不穀不以尊陵天
下也欲先人必以身後之者身者心之表也君天
下者貴爲天子天下推之以爲先聖人忘己與人
而不自見有其貴故凡於物欲澹然無所嗜好不
以一己之養害天下也重者猶不堪也是則聖人
之心有天下而不與故雖處上而民自堪命不以
爲重雖處前而民自遂生不以爲害此所以天下
樂推而不厭蓋無我之至乃不爭之德也此爭非
爭鬪之謂蓋言心不馳競於物也以其不爭故天
下莫能與之爭莊子所謂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忘
己難此則能使天下忘己故莫能與之爭耳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惟大故似不肖若肖久
矣其細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
敢爲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爲天下先故
能成器長今捨慈且勇捨儉且廣捨後且先死矣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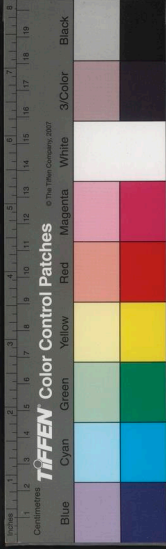


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此章老子自言所得之道至太世人不知其實所守者至約也道大如巍巍乎惟天爲大蕩蕩乎民無稱焉言其廣大難以名狀也不肖如孔子云不器太史公謂孟子迂遠而不切於事情之意卽莊子所謂大有徑庭不近人情也此蓋當時人見老子其道廣大皆如下文所云以勇廣器長稱之且不得而名故又爲不肖卽若孔子稱之猶龍也故老子因時人之言乃自解之曰天下人皆謂我之道大似乎不肖無所可用惟其大所以似不肖耳肖者與物相似如俗云一樣也若肖作一句久矣其細作一句倒文法耳謂我若是與世人一樣則成細人久矣又安得以道大稱之哉下文釋其大之所以謂世人皆見其物莫能勝我遂以我爲勇見我寬裕有餘遂以我爲廣見其人皆推我爲第一等人遂以我爲器長器者人物之通稱也以此故皆謂我道大其實似無所肖殊不知我所守者至約乃慈儉不敢爲天下先三法而已慈者并包萬物覆育不遺如慈母之育嬰兒儉者嗇也而有不敢盡用不敢爲天下先者虛懷游世無我而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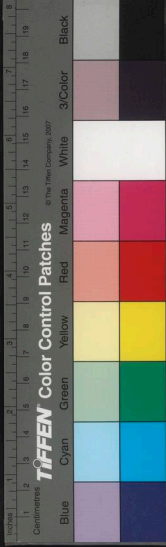
與物對然以慈育物物皆已且無已與物敵物
自莫能勝矣故曰慈故能勇心常自足雖有餘而
不用所處無不裕然寬大矣故曰儉故能廣物我
兩忘超然獨立而不見有己以處人前故人皆以
我爲畸人推爲人中之最上者矣故曰不敢爲天
下先故能成器長以此故皆以我爲道大似不肖
耳以我所守者如此卽前所云我獨異於人而貴
求食於母也以此三者乃大道之要妙耳且今世
人捨慈而言勇捨儉而言廣捨後而言先死矣此
死字非生死之死如禪家所云死在句下蓋死活
之死言其無生意也以世人不知大道之妙但以
血氣誇侈爭勝做工夫故一毫沒用頭皆死法非
活法也且此三者之中又以慈爲主不但學道卽
治天下國家莫不皆然若以戰則勝以守則固故
王師無敵民效死而勿去皆仁慈素有所孚故爲
戰勝守固之道此所謂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
爲天下國家以天地之大德曰生故天將救斯民
而純以慈衛之故聖人法天利用而以慈爲第一
也世俗惡足以知之故知治世能用老氏之術坐
觀三代之化所以漢之文景得糟粕之餘施於治



道迥超百代耳此老子言言皆真實工夫切於人事故云甚易知易行學人視之太高類以虛玄談之不能身體而力行故不得其受用耳惜哉

善爲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爭善用人者爲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此言聖人善於下人以明不爭之德釋上三寶之意也一章主意只在善用人者爲之下一句乃假兵家戰勝之事以形容其慈乃不爭之至耳士者介冑之士武者武勇然士以武爲主戰以怒爲主勝敵以爭爲主三者又以氣爲主况善於爲士者不用武善於戰者不在怒善於勝敵者不必爭卽前所云以慈用兵也意謂武怒爭三者獨兵事所必用若用之而必死故善者皆不用何况常人豈可恃之以爲用耶乃驕矜恃氣不肯下人故人不樂其用乃不善用人耳故古之善用人者必爲之下卽此是謂不爭之德也若以力驅人能驅幾何若以下驅人則天下歸之是以下用人最有力也所謂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以其有力也是謂配天古之極者乾天坤地若天地正位則爲



否。而萬物不生。若乾下坤上。則爲泰。是知天在上而用在下也。聖人處民上而心在下。可謂配天之德。此古皇維極之道。置百姓於熙皞。至樂之中。斯豈不爭之德。以治天下而爲力之大者與。此章主意全在不用氣上做工夫。卽前云專氣致柔。能如嬰兒。純和之至。則形化而心忘。不見物爲對。則不期下而自下矣。殆非有心要下而爲用人之術也。然學人有志於謙德。則必尊而光。况聖人無我之至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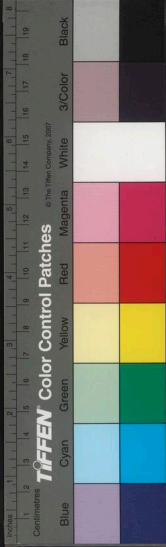
用兵有言。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

謂行無行。音杭戶。剛反。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兵者五兵。器械謂戈。

予及戰。千也。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

衰者勝矣。

此重明前章不爭之德。以釋上三寶以慈爲本之意也。然慈乃至仁之全德也。所謂大仁不仁。以其物我兼忘。內不見有施仁之心。外不見有受施之地。故凡應物而動。皆非出於有心好爲。蓋追不得已而後應。故借用兵以明慈德之至也。何以知之。且如古之用兵者。有言曰。吾不敢爲主而爲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以此觀之。足可知也。古之用兵。如



逐鹿孟津之師是也。兵主如春秋征伐之盟主。蓋專征伐主於兵者。言以必爭必殺爲主也。客如諸侯應援之師。本意絕無好殺之心。以兵主召之。迫不得已。懼之而後應也。不敢爲主者。言其本無好殺之心。今雖迫不得已而應之。然亦聽之待之。若可已則已。以無心於功利。故絕無爭心。所以進之難而退之易。故曰不敢進寸而退尺。言身進而心不進。是以退心進也。以無爭心。故雖行而如不在行陣。雖攘而若無臂之人。仍相仍猶就也。言彼以我爲敵。而我就以彼爲敵也。雖就亦似無敵可對。雖執猶若無兵。可揮戒懼之至。而不敢輕於敵。由不敢輕敵。所以能保全民命。不傷好生之仁。然禍之大者。莫大於輕敵。以輕敵則多殺。多殺則傷慈。故幾喪吾寶矣。抗兵乃兩敵相當。不相上下。難於決勝。但有慈心哀之者。則自勝矣。何則。以天道好生。助勝於慈者也。由是觀之。兵者對敵必爭。必殺以取勝。今乃以不爭不殺而勝之。蓋以慈爲本。故也。足見慈乃不爭之德。施於必爭之地。而以不爭勝之。豈非大有力乎。用之於敵尚如此。況乎聖人無物爲敵。而以平等大慈。并包萬物。又何物而可



勝之耶故前云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
太古之極此章舊解多在用兵上說全不得老子
主意今觀初一句乃借用兵之言至輕敵喪寶則
了然明白是釋上慈字以明不爭之德耳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
有君夫惟無知是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是
以聖人披褐懷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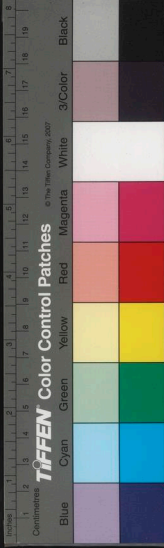
此章示人立言之指使知而行之欲其深造而自
得也老子自謂我所言者皆人人日用中最省力
一着工夫明明白白甚容易知容易行只是人不
能知不能行耳以我言言事事皆以大道爲主非
是漫衍荒唐之說故曰言有宗事有君宗君皆主
也且如一往所說絕聖棄智虛心無我謙下不爭
忘形釋智件件都是最省力的工夫放下便是全
不用你多知多解只在休心二字豈不最易知最
易行耶然人之所以不能知者因從來人人都在
知見上用心除却知字便無下落以我無知無識
一着極難湊泊所以人不知我耳故曰夫惟無知
是以不我知然無知一著不獨老子法門宗旨卽
孔子亦同如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



我空空如也。此豈不是孔聖亦以無知爲心宗耶。此夫子見老子後方得妙悟如此。故稱猶龍。正謂此耳。然以無知契無知。如以空合空。若以有知求無知。如以水投石。所以孔老心法千古罕明。故曰。知我者希。若能當下頓悟。此心則立地便是聖人。故曰。則我者貴。則謂法則言取法也。聖人懷此虛心。妙道以遊世。則終日與人周旋對面。不識。故如披褐懷玉。永嘉云。貧則身常披縷褐。道則心藏無價珍。此一章書當在末後結束。蓋老子向上一往所言天人之蘊。至此已發露太盡。故著此語。後章

只是要人在日用着力做工夫。以至妙悟而後已。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是以不病。

此承上言。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恐人錯認無知。故重指出無知之地也。然世人之知。乃敵物分別之知。有所知也。聖人之知。乃離物絕待。照體獨立之知。無所知也。故聖人之無知。非斷滅無知。乃無世人之所知耳。無所知。乃世人所不知也。世人所不知。乃聖人之獨知。人能知其所不知之地。則爲上矣。故曰。知不知上。若夫臆度妄見。本所不知而



強自以爲知或錯認無知爲斷滅同於木石之無知此二者皆非真知適足爲知之病耳故曰不知知病若苟知此二者爲知之病則知見頓亡可造無知之地而無強知妄知之病矣故曰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但無強妄之知故稱無知非是絕然斷滅無知也故曰聖人不病此段工夫更無別樣玄妙唯病其妄知強知是病而不用是以不墮知病之中而名無知此無知乃真知若知此真知則終日知而無所知斯實聖人自知之明常人豈易知哉此所以易知易行而世人不能知不能行也古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知之一字衆禍之門然聖人無知之地必假知以入若悟無知則妄知自泯此乃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也若執有知以求無知則返增知障此乃衆禍之門正是此中知之病也知不知上最初知字正是入道之要永嘉云所謂知者但知而已此句最易而難明學者日用工夫當從此入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無狹其所居無厭平其所生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去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此章教人遺形去欲爲入道之工夫以造聖人無
知之地也凜然赫然而可畏者謂之威如云寒威
炎威是也是則凡可畏者皆謂之威唯國之大罰
與天地之肅殺乃大威也此借以爲戕生傷性者
之喻世人以爲小惡不足戒而不知畏必致殺身
而後已此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喻世人祇知嗜欲
養生而不知養生者皆足以害生而可畏也且若
嗜酒色必死於酒色嗜利欲必死於利欲嗜飲食
必死於飲食是則但有所嗜而不知畏必至於戕
生傷性而後已此不畏威故大威至矣然人但知
嗜而不知畏者以其止知有身之可愛有生之可
貴以此爲足而不知大有過於此者性也且吾性
之廣大與太虛同體乃吾之真宅也苟以性視身
則若大海之一漚太虛之一塵耳至微小而不足
貴者人不知此而但以葭爾之身以爲所居之地
將爲至足而貴愛之則狹陋甚矣故戒之曰無狹
其所居狹其居者將以此身此生爲至足也故又
戒之曰無厭其所生厭足也若知此身此生之不
足貴則彼物欲固能傷生亦不足以害我矣以其
無死地也故曰夫惟不厭是以不厭厭棄也故聖



人自知尊性而不見生之可養自愛遺形而不見身之可貴此聖人之所獨知世人之所不知也故去彼衆人之所知取彼所不知以爲道之要妙耳以此足見世人之所知者皆病也聖人病之而不取故不病也後三章互相發明此章之旨
勇于敢則殺勇于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音闡舒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此言天命可畏報應昭然教人不可輕忽也勇者決定之志也敢者不計利害而決于爲也殺活死生也謂凡世人作事不顧利害不怕死生而敢爲之然敢乃必死之地故曰勇于敢則殺若用志于不敢爲是足以保身全生故曰勇于不敢則活此天道必然之理也且此二者亦有敢而生不敢而死者至若顏子夭而盜蹠壽此乃當害而利當利而反害者何耶况天道好謙而惡盈與善而惡惡是則爲惡者當惡而不惡斯豈報應差舛耶世皆疑之故解之曰天之所惡孰能知其故故所以然也孔子曰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由此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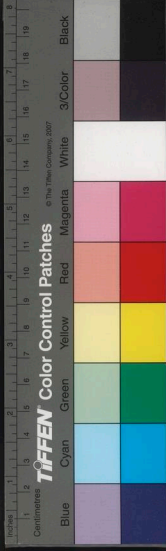
之生存而仁害。雖生亦死，身滅而仁成。雖死亦生，斯則蹠非壽，顏非夭矣。此乃天道所以然之妙，而非世人所易知。是以聖人于此猶難之，不敢輕忽而敬畏之。所謂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也。故下文歷示天道之所以逆天者亡，故不爭而善勝，感應冥符，故不言而善應。吉凶禍福如影響，故不召而自來。然報愈遲而惡愈深，禍愈慘，故繆然而善謀，以報速者有所警，報緩則不及悔，必至盡絕而後已。此所謂善謀也。是則天道昭昭在上，如網之四張，雖恢恢廣大，似乎踈濶，其實善惡感應毫髮不遺。此所謂踈而不失也。世人不知天命之如此，乃以敢以強以爭競於名利之場，將謂一身之謀，不顧利害，死生而爲之。自謂智力以致之，蓋不知命之過，皆取死之道也。可不畏哉。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民常畏死而爲奇者，吾將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殺，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

此承上章天道無言而賞罰不遺以明治天下者。當敬天保民，不可有心尚殺以傷慈也。治天下者不知天道動尚刑威，是以死懼民也。老子因而歎



之曰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耶以愚民無知但
爲養生口體之故或因利而行劫奪或貪欲而嗜
酒色明知日蹈死亡而安心爲之是不畏死也如
此者衆豈得人人而盡殺之耶若民果有畏死之
心但凡有爲奇詭之行者吾執一人而殺之則足
以禁天下之暴矣如此誰又敢爲不法耶民旣不
畏死殺之無益適足以傷慈耳夫天之生民必有
以養之而人不知天不安命橫肆貪欲以養生甚
至不顧利害而無忌憚以作惡是乃不畏天威天
道昭昭必將有以殺之矣是居常自有司殺者殺
無庸有心以殺之也所謂天生天殺道之理也今
夫人主操生殺之權乃代天之威以保民者若民
惡貫盈天必殺之入主代天以行殺故云代司殺
者殺如代大匠斲也且天鑑昭明毫髮不爽其於
殺也運無心以合度揮神斤以巧裁不疾不徐故
如大匠之斲運斤成風而不傷鋒犯手至若代大
匠斲者希有不傷手矣何也夫有心之殺乃嗜殺
也嗜殺傷慈且天之司殺實爲好生然天好生而
人好殺是不畏天而悖之返取其殃此所以爲自
傷其手也孟子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此語深得



老子之餘意故軻力排楊墨而不及老莊良有以焉至哉仁人之言也

民之饑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饑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爲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於貴生

此釋上章民不畏死之所以救治天下者當以淡泊無欲爲本也凡厥有生以食爲命故無君子莫治野人無小人莫養君子是則上下同一命根也然在上之食必取稅下民一夫之耕不足以養父母妻子若取之有制猶可免於饑寒若取之太多

則奪民之食以自奉使民不免於死亡凡賊盜起於饑寒也民既饑矣求生不得而必至於奸盜詐僞無不敢爲之者雖有大威亦不畏之矣是則民之爲盜由上有以驅之也既驅民以致盜然後用智術法令以治之故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此民所以愈難治雖有斧鉞之誅民將輕死而犯之矣由是推之民之輕死良由在上求生之厚以致之非別故也厚重也此句影前當有一上字方盡其妙然重於求生以但知生之可貴而以養生爲事不知有生之主苟知養生之主則自不見有身之愛



有生之可貴欲自消而心自靜天下治矣所謂我
無爲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
富我無欲而民自樸故曰夫惟無以生爲者是賢
於貴生賢猶勝也此中妙處難盡形容當熟讀莊
子養生主馬蹄胠篋諸篇便是注解又當通前四
章返復參玩方見老子喫緊處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
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
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音拱兩手合圍也強大處下柔弱處

上

此章傷世人之難化欲在上者當先自化而後可
以化民也結句乃本意上文皆借喻以明之耳經
曰此土衆生其性剛強難調難化故老子專以虛
心無爲不敢爲立教之本全篇上下專尚柔弱而
斥剛強故此云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乃
借人物草木爲喻是以兵喻戒懼木喻心虛言兵
若臨事而懼不敢輕敵故能全師以自勝是以全
生爲上而多死爲下也木之枝條以冲氣爲和故
欣欣向榮而生意自見是以虚心柔弱在上若成
拱把則粗幹堅強者在下矣以此足知戒懼虚心



柔弱者受者方可處于民上也若夫堅強自用敢
于好爲則終無有生意矣此語大可畏哉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
之不足者補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
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
者是以聖人爲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耶
此言天道之妙以明聖人法天以制用也弓之爲
物本附高而有餘踏下而不足乃弛而不用也及
張而用之則抑高舉下損附有餘之力以補稍之
不足上下均停然後巧於中的否則養由逢蒙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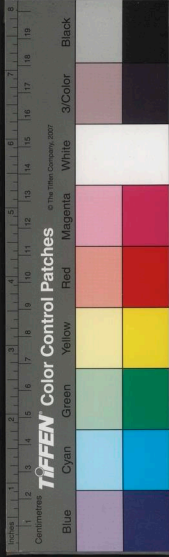
所施其巧矣天之道亦由是也以其但施而不受
皆損一氣之有餘以補萬物之不足均調適可故
各遂其生人道但受而不施故人主以天下奉一
己皆損百姓之不足以補一人之有餘哀寡益多
故民不堪其命誰能損有餘以奉天下哉唯有道
者達性分之至足一身之外皆餘物也故堯舜有
天下而不與卽以所養而養民乃能以有餘奉不
足也是以聖人與道爲一與天爲徒故法天制用
雖爲而不恃其能雖成而不居其功此損之至也
損已至故天下樂推而不厭雖不欲見賢不可得



也。其不欲見賢耶。一句謂我心本不欲見賢而人
自以我爲賢矣。此益也由損而至。故唯天爲大。唯
堯則之。此之謂也。

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以其無以
易之也。故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是以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
謂天下王。正言若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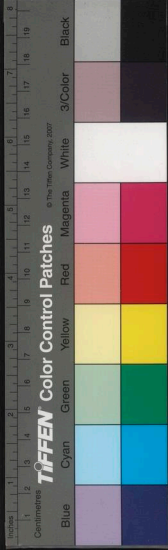
此結通篇柔弱之意。欲人知而能行也。無以易之
易。輕易也。卽左傳訓師無易敵之易。謂師之柔弱
則敵人有以料而易之。以取勝。至若水之柔弱則
人莫能料。莫能料。故無以易之。而卒莫能以取勝。
此所以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莫能先。謂無有過於
此也。世人皆以柔弱爲不足取。率輕易之。故天下
皆知之。而莫能行。以柔弱爲垢辱不美之稱。故也。
祥猶嘉美也。是以凡稱人君則曰乾剛能斷。有爲
遂以爲明君。若夫無爲則國人皆以柔弱爲耻辱。
而不美矣。故聖人云。果能以柔弱處上。恬澹無爲。
能受一國之耻垢者。則爲社稷真主。能受一國不
美之名者。則爲天下明王矣。如堯之垂拱無爲。則
野老謳曰。帝力何有于我哉。此受國之垢也。然柔



弱無爲乃合道之正言但世俗以爲反耳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此言聖人無心之恩但施而不責報此爲當時計利者發也然恩生於怨怨生於恩當時諸侯兩相構怨霸者主盟而爲和之大怨旣和而必責報報之不至而怨亦隨之是有餘怨也莊子云賊莫大於德有心故曰安可以爲善是以聖人無心之德但施而不責報故如貸之執左契雖有而若無也契貸物之符券也合同剖之而有左右貸者執右

物主執左所以責其報也有德司契但與而不取徒存虛契無德司徹不計彼之有無必征其餘如賦徹耳徹周之賦法謂時至必取於民而無一毫假借之意然上責報而下計利將謂與而不取爲失利也殊不知失於人而得於天故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且施而不取我旣善矣人不與而天必與之所謂自天佑之吉無不利豈常人所易知哉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輦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隣國



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此結通篇無爲之益施於治道可復太古之化也。什伯之器並十曰什。兼百曰伯。器材也。老子自謂以我無爲之治試於小國縱使有兼十夫百夫之材者亦無所用之以民淳而無事故也。若國多事煩擾於民或窮兵致亂重賦致饑民不安其居則輕死而去之今一切無之故使民重死而不遠徙舟輿水陸之具不遠徙故雖有舟車無所用不尚爭故雖有甲兵無所陳陳列也不用智故可使結繩而用之如太古矣。民各自足其足絕無外慕之心不事口體故以壽常衣食爲甘美以平居里俗爲安樂其與鄰國鷄狗相聞至近之地民至老死而不相往來如此則淳樸之至乃太古之化也。老子所言疾當時之弊皆有爲用智剛強好爭尚利自私奉已而不恤於民故國亂民貧而愈難治所以治推上古道合無爲全篇所論不出乎此蓋立言之本旨也。故終篇以此請試而行之可以頓見太古淳荒之化言取效之速如此也。所謂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深有味乎此言也。老氏之學豈矯世絕俗之謂哉。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智。聖人不積。既已爲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爲而不爭。

此結通篇立言之旨。以明老氏立教之宗也。信言不美者。斯乃釋疑之辭。以明道本無言。因言顯道之意也。首章云。道可道非常道。以可道之道。乃言說也。老子自謂道若可言。卽非真道矣。今上下五千餘字。豈非言耶。旣已有言。則道非真矣。因于終篇以自解之。以釋後世之疑耳。然信舊注實也。謂真實之言。卽由衷之言也。美言華美之言。乃巧言也。老子意謂道本無言。因言以顯。但我所言者。字字皆從真實理中流出。第藉之以彰道妙。故信實無不美。非若世人誇誕浮辭。雖美而不信也。且世衰道微。人心不古。當時學者不達無言之旨。乃曉曉好辯。尚博。各擅專門。如楊朱墨翟。御寇公孫之徒。祖述相傳。以辯博爲宗。自以爲善。殊不知以多岐亡羊。多方喪真。去道轉遠。老子因而斥之曰。孰知不言之教。不辯之辯哉。以彼辯者。則不善於道。果善於道。則自不辯矣。且道本無言。乃至約也。但了悟于心。可目擊而喻。妙契無言。自不容聲矣。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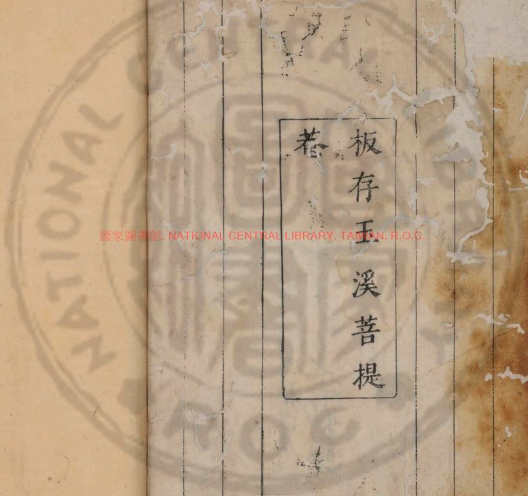


事于博哉故曰知者不博時人不知出此徒事多
聞增進知見以博爲知其實不知多言數窮故曰
博者不知以彼不知大道體虛運而不積而彼以
積爲終故愈增障礙殊不知有積則有散有散則
有窮無積則無散無散則無窮由聖人體虛合道
忘言任真了無所積由其不積則不窮所謂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如樞得環中以應無窮故既已爲
人已愈有既已與人已愈多也且天乃無言之聖
聖乃有言之天以天道不積其體至虛故四時運
而不竭利盡萬物而終不傷其體故曰天之道利
而不害害非害物之害乃不傷己之意聖人法天
利用故終日運用爲物作則而了然無物可當於
情故曰爲而不爭爭謂與物競也斯蓋虛心遊世
超然獨立於萬物之上矣老子學問工夫真實直
捷處盡在於此故結全書立言之旨妙盡于是矣
學者勉哉



著 板存 玉 溪 菩 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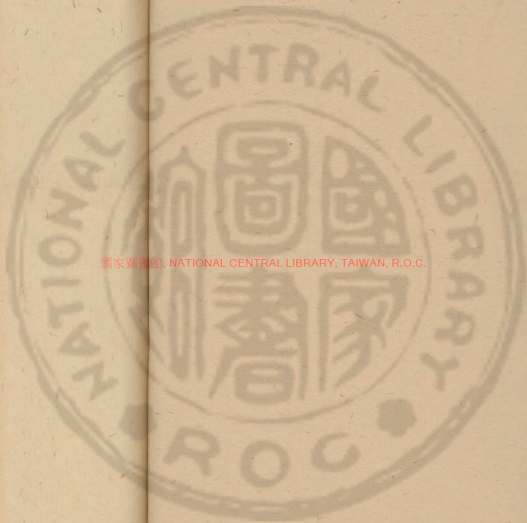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PEI,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